雜著

序

尤菴集三十五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九

雜著

李範錫字說

李外姪小名類司馬相如盖其父母愛之甚也稍長余取天乃錫禹洪範彝倫攸叙之文名以範錫字以子叙夫千古聖學其源實肇於易範然易本象數而主於卜筮範因天道而明乎人事則其於學者宜有緩急先後之序矣然範之道莫大於皇極而久被諸儒之穿鑿莫能見其正義矣至朱夫子出然後始明其歸趣則範其可易言哉然理寓於人而無古今之殊故西蜀馮唐可能得其指於數千載之後而亟爲

朱夫子所取況吾東是聖師之所君臨而範道之所嘗叙者乎是知天以是畀禹於前而以幸天下又以是授箕於後而以幸吾東也其徵之有物而行之有據豈蜀士之可比哉範也其勉之則其會極歸極而卒至於膺受五福也無難矣雖然必須先修五事然後可以語此吾未見視聽言貌思慮之不修而能與乎此者也故孔子語顏淵以千聖相傳之心法而必以四勿爲言者亦此意也若徒慕玄妙而莫知其要則所謂範者非範而所叙者非所當叙也範也其慎之哉彼游俠文華之士不足概於其心故如相如長卿等云者姑舍而不論云爾

崇禎壬寅陽月初吉

表叔柳川寓人書

金得洙四昆季字說

外弟金靜甫以洙泗沂汶名其四子洙等問其字於余余以魯源逝如景魯景閔應之洙等又請爲說以廣其義余曰魯東方之小國而茲四者爲其水焉則其不得與江淮河漢相埒也較然矣然天下之言水者莫不以爲稱首者豈以周公所封之國尼父所居之地凡物乎其土者雖微而爭尚之猶恐其不先也況此四水者見乎經傳百家之書者哉宜乎乃翁之取以名之也然余所以字之之意亦各有在焉韓愈氏論孔門諸子曰源遠而末益分洙乎直尋其眞源

而毋航乎斷港也夫子川上之歎歎其不息也泗乎其有本而自强也沂乎安得與浴備冠童之數徜徉乎暮春之時乎汶乎毋艷乎富貴而苟然於去就也於是乎又洄而上之以達乎豐鎬灃洛之間沿洄游泳於禮樂文物之波流則庶不失父師之望矣惜乎吾已老而將不及見之也　崇禎壬寅陽月日表叔書于柳川之寓舍

郭濟伯字說

佛氏有到彼岸渡濟衆生之說蓋彼以事物倫類爲苦海求免其陷溺一朝脫然無所係累則謂之到岸而又以此教誘徒弟使同其快樂境界則謂之渡濟

衆生其爲說雖多而其宗旨則不過如此矣若吾儒則以事物倫類爲吾性分之所當爲窮格以知其理踐履以造其極然後出而行之於世使其同受天地之中者皆有以同入於軌物此則大學所謂明德新民者也然吾儒者執册而俯讀無不有以知此而有能焉者有不能焉者何也以物欲之私溺之也物欲之溺人也甚於滔天之洪水苟不能脫此而昏墊於懷襄漫洞之中則終亦不能免於其魚矣況可以濟夫人乎哉一善郭君櫓字濟伯而謁余以贊其義君自其皇祖考三安公自守以正當光海時能卓立於頹波之中又於　孝廟朝作萬言疏皆正身定國濟

人利物之策也雖以守土者之不悅而不果上然其心則亦仁矣濟伯承訓家庭讀書爲儒早有所立雖歷變履險其守愈確則其不沒溺於物欲也可知也既不沒溺於物欲則本立而道生矣他日弘濟之具亦豈外於此哉濟伯勉之哉余於是復有所告焉易之道廣矣大矣而終之以既濟未濟之時義大矣哉周公又於未濟之終係之以辭曰飲酒無咎濡首失是程子以處患難之義釋之曰未濟之極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以无咎若耽肆過禮至於濡首則豈安於義命者哉今濟伯所遭可謂未濟之極矣若不勉慕乎安土敦仁之訓而或忿躁隕穫或放曠自肆

則皆非所以自濟其身之道也他日雖遭可濟之時而豈能以有所濟哉比得一名公書曰今日後生輩以爲無可奈何而惟詩酒棋局是耽是可憂也是卽所謂濡首之象也彼與佛氏之外事物離倫類而猖狂自恣者何異哉濟伯其戒之哉若余者雖老矣無能爲然每誦邵先生莫道山翁拙於用也能康濟自家身之詩未嘗不擊節而興懷也不知濟伯以爲如何也年月日華陽逋客書

思休廬記後說

正平從大父愼齋先生嘗謂余曰趙重峰門人金籥來謂我何不爲別號使學者稱之耶然我意則以爲

恒人之自爲別號其意可笑故我終不肯諾於金也
余即仰歎其謙德而將終身服膺故少輩亦或以金
之說勉余而余終不肯也一日正平先大夫公俯與
余爭是非余之狷滯終不肯下則遂責之曰子之言
多如是不可謂言寡尤者矣吾將以尤名子之室須
常戒此一字也余曰諾公以好語名吾室則吾不敢
當今以不好語名之余何敢辭別號雖愼齋之所戒
余將爲公破戒而終不忘今日之言也其後抵余書
書面題曰尤菴而因語於儕流曰某之別號吾以尤
揭之夫出言之地既已高明則正如江左之芥隸故
人亦以尤稱之每思之未嘗不自笑而自詑也今正

平之自號雖違於愼齋之意而其志則正好故余不爲呵止而反爲之記云

宋善長字說

人性之中萬善畢具而綱之以四曰仁義禮智而已然禮者仁之文而智者義之藏則是仁義二者又四者之綱而二者之中義又仁之用則所謂仁者是極本窮源而更無推去處也故自萬而四自四而二而又自二而一焉則眞所謂統之有宗會之有元者矣此豈非根柢榰緘之玅也耶然其所謂仁者自何而性於人乎不過曰在天之元也故人有四性仁爲之主而天有四德元爲之長矣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

故明太極之妙而必曰元者善之長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吾祖考都事府君有玄孫元錫冠而欽名之曰取於易義而字之曰善長噫爾善長乎爾苟顧其義而思踐其實則聖人所謂仁也者可庶幾矣而其所以踐實之道捨克復敬恕而奚求哉然後建極一身統攝衆善左右逢原春噓物茁而所謂在天之元者自不覺其忽然而在我矣且以一端言之爾既承家主祀將以開業傳世矣既能從事乎克復敬恕而在家無怨亦有歸仁者則不但爲一家之長而凡族黨之宗爾者亦將四面歸向而樂爲之長矣至於是吾祖先之靈固當曰余有後矣況爾成仁之祖太僕

公乎爾其勉之時　崇禎紀元之四十八年乙卯元月日叔祖華陽翁書

尹濡字說

友人尹復元以濡名其子而字曰聞遠余曰濡水聲也其聲必大然後其聞也能遠矣夫自有天地以來水聲之大莫若大禹之鑿龍門也使夫滔天洪水奔放號怒震動天地飄蕩日月山嶽崩頹鬼神驚怖當是時也其聲之聞也不翅千百里之遠也濡乎汝欲其聞之遠也宜於此觀術焉雖然聲之大也必由於積之久而渟之深濡乎汝須務其本也哉龍門既闢之後地平天成九州蠭麻六府三事允治到于今良

受其實功滃乎汝其求其實也哉噫龍門之水勢大而聲隨之無以尚矣至於濂溪之水紆塞而已白鹿之水汨瀡而已而斯二水者聞於天下後世上以接乎洙泗其何遠如之其不有周朱二先生能如是乎滃乎汝其惟學是力也哉雖然汝家自有忠孝淵源此天理人道之至近而易求者汝不自是而有得焉則吾又未見其能遠也滃乎吾之言止於是矣汝其勉之哉强圉大荒落長至書

記夢說贈宋炳遠

崇禎戊戌寒食兄弟姊妹頲會于板橋齋室致齋具脩時自沃川遷祔考妣于雙清堂府君纔一年而每

祭祀必先薦府君而後乃祭考妣矣其寒食前夜之夢有一室南向極其明朗室中諸位不知誰某而饌卓在中央慈親處末而當窻有老少男女十數人序列于窻外慈親手取卓上饌一一均分則諸人各得所分或即食飲或奉持而歸皆有欣然滿足意既覺記得極其分明不似夢中事即坐而遲明入告于姊妹曰今夜之夢甚異所具祭物須特加豐盛姊妹曰諾及其當祭諸墓子孫以時令之熾牽於俗忌無一人來薦者然後知前夢之不虛也蓋昨來熟設于墓下其肹蠁之氣已達于陰泉矣及其薦享也府君尊靈使我先妣均頒于諸子孫也求之神道豈遠生時

自是薦于府君必備以豐矣夫世之人以神道茫昧未有見其饗之而怠於薦享者不必無報本反始之誠實昧於幽明之故而然也可勝歎哉

余嘗以此語從姪基厚基厚甚異之願記其事以示子孫余諾而未果而基厚死矣今年春同春之孫炳遠來訪于海上語及享先事余曰余嘗有異夢於板橋矣既歸以書來曰板橋夢願得卒聞之遂略記以示之戊午六月日

贈李擇之說

万以類聚此易大傳語也此不唯同時而然雖古今先後而莫不皆然此實陰陽相應之理不期然而然

者也昔章蔡用事元城劉公纔到廣東輒移于西曩者弘瞻當國文正先生甫稅耽羅之駕而旋出北關之外此其類以古今而相聚者乎元城與諸賢既敗而司馬公追奪則未幾而聖烈之誣起焉文正同儕流俱斥而成文簡亦被追削則輾轉而　仁穆之位危焉何其始卒相類之至此耶文正嘗書扁舟滄海匹馬關山八字以揭于壁而著其行藏之迹噫文正既與元城古今而類叙則後文正而遭遇者豈無其人耶今余爲書其八字以與完山李擇之非唯其事之巧相類也因亦有以勉之也元城爲新州別駕也將毋而行擇之亦奉板輿以踰關嶺之九折未知當

時亦有山靈冉冉而相迎否乎村民亦羅拜而相慰否乎故復書銀山鐵壁不燼唯玉並以遺之其相勉之意於是乎益重且深矣文正厥後復爲賊烜輩所搆既被重劾旋有雪窖之囚喫盡風霜之苦吾語擇之滄海關山既與之類矣雪窖風霜亦豈可願乎然事到面前雖欲不聚於其類而不可得也當時　聖祖以逆律治烜矣今聞時議以烜爲冤追減其律彼亦不可謂不以類相聚矣前日之禍亦將復起矣文正自銘中所謂天地監臨鬼神可質此八字更有取而揭壁者否擇之終不厭其多乎余以去年以罪過嶺未半載又來南徼而時論未已必欲使之渡海若

然則擇之須寫匹馬關山扁舟滄海以酬我也雖僭而難冒將以爲老年之光華也

銀山鐵壁 朱先生稱元城語

不爛唯玉 元城言行錄語

老去光華奸黨籍 朱先生詩

雙清堂案山古松說

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朱子釋之曰父母之所植尚且必加恭敬我宋村之土宜於松故雙清堂之東西南北蒼翠蔥鬱以助勝槩然村大而人稠未免昔茂而今疎數十年來漸不如吾童子時所見矣今則殆於濯濯矣惟堂之南案一喚地尚有七箇挺然獨

立不改柯易葉正晦翁所謂正如志士仁人經歷變故强毅不屈者也噫此松之生與雙清未知孰爲先後而其爲先世之所愛玩怡悅者則審矣凡我宗黨之居是村者諷詠乎詩人之思而體念乎晦翁之註則其恭敬之心庶可油然而生矣聊書此以貽雙清堂主人云

贈鄭生洊說

鄭生洊送余行至泰仁將辭歸請余贈言余實孤陋無可以爲贈況爲罪纍之人而儕叨仁者之名乎惟乃家事有可以相告者昔乃家文清公入筵席　宣廟問以家禮難解處筵臣莫對文清才以質問於沙

溪先生矣仰對如指諸掌　宣廟嘆賞曰出入訏謨之餘尚能致力於禮書如此乎蓋朱子訓子只以謹勤二字爲骨子矣文清與沙溪先生自少所相服膺不出於此故聲牙肯綮處傍詢而上對以爲國家文獻之光朱子之教思可謂不窮矣此爾之所當奉持而勿失者故書以與之己巳二月十五日巴谷

海上送權尹二孫北歸

汝二孫間關送我至海上蕭寺而歸我則罪大責薄尚此假息　聖恩至矣夫復何望然以時議觀之則正晦翁所謂頭粘頸上者與汝輩從此訣矣昔詩人詠渭陽之送而晦翁以爲善端汝輩此行豈不念母

之不見耶況尹孫兼且終鮮惟襚孫益加相愛之心以相周旋可也聖人制禮服外舅二月而從母五月者以母字之同故也汝等或已抱子或將抱矣臨別可無一言之贈乎晦翁將易簀語門人曰爲學之要惟事事實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所以應萬事天地所以生萬物直而已矣又曰道理亦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然則晦翁所以集大成者其要只在此一字而已況凡事必求是是權孫曾王考晚晦先生垂訓而乃祖崇谷公世守衣鉢也汝尤不可以不服膺也然人不能讀書觀理則以不直爲直者多矣此聖人

之教必以格致爲先也吾之所言只此而已此豈不愈於黃金滿籯乎汝等共勉之己巳二月二十五日

書示姜承碩

姜承碩故死義人孝元之孫也　顯宗大王特出內奴二口以贖其子厚精孫次碩以旌褒之而老峰閔相公洎余俱述其事于墓石石是老峰伯氏留守公所備也可以對揚　聖主德義而媿夫貪生害仁之人則其於世教蓋有補矣曩余得罪于　朝踰鐵嶺至蓬山又渡海而孤囚于岐城也承碩一隨余不忍去艱關萬死而無幾微見於色若將收骨瘴海者然可謂不墜乃祖之風矣余以老病潛伏于橋谷墳菴

也承碩來示以墓石墨本又稱國舅屯村公愍恤之勤夫　顯廟盛德固蕩蕩難名而如非閔氏一家之風義其何能揮發於無窮也宜乎天報以福以顯其積善累仁之功也余死亡無日聊書此以贈其歸而語之曰嗟汝子子孫孫其敢忘報國之心乎將無所効其力則其不有結草殞首乎時柔兆攝提格端月日巴山老夫書于瞻拜齋

記郭逼政事實

余先君子睡翁府君自京師寓居沃川之九龍村三十年矣日與村之老少遊從談話而其最相親厚則郭奉事慶元也奉事字吉叟自少劬書於書無所不

讀至老不衰日以訓誨村秀爲事多所成就家法主於孝謹有二子曰進士濂通政河也通政幼而學於家善吟詩足以從塲屋求進取而乃曰吾家貧親老不可他求爲也遂親自耕穡與一老婢一小奴晨夕不懈以暇日漁獵樵採凡所以奉親之具無所闕乏而其兄進士亦得以忘其衣食之念故恣意於讀書作文往來科塲而得成進士後愼獨齋文敬公聞進士名招爲館客君時已老而亦管其家事俾不替焉爲其無子也以其末子震楨侍養之先君子所居與奉事家相去一喚也先君子躡屣往就之則君喜甚必具酒食以進之惟恐其遽歸也故先君子嘉其意

仍招致他長老及奉事之弟從元字順叟相對亹亹終夕而歸歸則君必扶侍而行以謝其勤翌朝必復來起居焉君雖與村人同刀偕作而未嘗與爭常曰欲利於己必害於人以故舉村無有忌疾者亦不以躬鄙事而狎侮焉盖感其誠孝也君年長而未娶嘗有所眄者後聞其人間爲人所摟即絶去而不復近之君既以孝稱於鄉里父老舉其行以聞於郡守郡守將以申於監司以爲上聞之地而會値丙子虜至事遂寢焉論者惜之君娶同郡李枝英女高麗大師棹之後與君共其灑滫雖祁寒盛暑趍事益虔舅姑甚嘉之嘗以崔山南曾祖母之言祈祝焉君從奉事

受小學四書史記等書於詩則不學而能幼時嘗與進士徃省叔父於錦山及進士終獨尋故道有詩曰昔年兄弟同歸路今日那堪獨去心聞者多稱之君字清叔上世起於玄風後移籍善山其居九龍村者始於高麗三司左尹綏元其墓在九龍村之東十許里築之以石至今三百年而無所崩摧子孫居村之南北者殆百餘人每歲一祭而修之其孫垠甚有賢德嘗爲潭陽府使而卒府民爲之制服行喪巷哭相聞魚商不入境事載輿地勝覽君其玄孫也君始隸忠順衛階修義副尉顯宗大王嘗行優老典君得陞通政噫稱人之善者必稱其孝孝實百行之源也

然世亦有強稱之者而唯君則其實不可誣矣其服勤至此以致其養雖古之董安豐何加焉又其母嘗疾劇割指進血得以小延其命又其家嘗以故闕其先忌其考妣夢君而告飢君既覺終日痛泣若此者於古亦稀有焉又嘗傷其肢體而痛歎不已其家人慰諭而後乃止非誠有契於樂正之心者能如是耶先君子每稱九龍村風俗之好君之行義亦其徵也歟君之子震柱亦良善有孝行而夭震樑攻文爲舉子屢中解額其朝評亦無貶辭云　崇禎丙辰元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蓬山雜記

自余禍釁之將發二弟誠甫秀甫即棄其官同其畏約逮余流放又皆棄其家道途扶持同其顛沛蓋於乙卯正月發自鎮川北踰鐵嶺相守於德源其四月誠甫以事南還秀也獨與余相留蓋忘遷謫之苦矣其閏月尹鑴告變於 楊前以成柳弼明之獄而因遷余於南自北來南幾二千里監押官沈良弼困辱百端不敢少違其意到襄陽乘危渡水秀甫幾入於海底行至平海則誠甫又自報恩冒暑跋涉相邀於越松浦北矣既至長髻又相守如在北時至秋而先後暫歸又其冬來會如初翌年丙辰春又告別略歸未知此後往來者當幾番耶每於相守之時未嘗不

看書雖未能造理進學而亦足以忘憂而或有欣然意會處矣雖無鑴輩之志滿氣得而各有所樂不可相先也且昔者東坡過海而子由在高安相去絕遠不堪懷思之苦今余比坡則已多矣朱先生嘗曰延平說只思古人患難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可以少安矣始者甚卑其說後來臨事却覺有得力處矣盖先生亦嘗遭乞斬之危辱矣今以古人遷謫者自比則如退之哭女挐於驛路子厚喪母氏於癘土又如劉器之則大暑大寒將母遷移萬有餘里而又遇運判之早鍾今鑴輩雖更移余我國地方本狹想不能生得萬里之地雖即加誅戮只及吾身而已其視

古人則何翅優幸也第聞鑴也能犯　君命擅赦死
囚其擅殺所惡如章惇之遣運判無難矣如果不死
於　君命而死於其手則此爲可少也然亦命也奈
何如是斷定常覺快活而朱先生所謂彼之許多威
風都無使處者亦可驗矣第有一事鑴也自少力攻
朱先生至有成書今則其詬辱益甚至自比於禹之
抑洪水此實斯文之大賊而舉世靡然向之推以爲
領首此由朱先生之道不明而然矣以故欲就大全
語類等書攷質諸家以解其難解處令人易知已成
頭緒而精神衰耗不能自力又有僭汰之懼而輒爲
前却也昨見金延之書則亦以是相勉故遂屏去他

書而專意於此未知未死之前得見此書之成而不爲千古之恨也耶此爲今日之所耿耿於心者也然余雖未及卒業而朴和叔金延之金仲和李同甫及宋子愼及余孫疇錫繼而成之則實爲經正之二助矣然則此事亦可以無恨矣噫吾同氣九人而至今餘存者只四人而毛髮各皤然其在世而爲兄弟者能幾時耶思之至此則去留不能不悽黯矣況李妹遠在湖西每欲來而不能是不能自喻於心者耳然亦患難中常事亦可理遣矣

記金化戰場事實

余於癸亥三月蒙　恩致仕四月爲見病妹十六日

到金化翌日往拜懶齋洪監司祠宇仍上戰場訪問
當日事下吏十餘輩無有知者獨官奴劉戒弘自言
竄身於山谷間目見勝敗之狀云丁丑正月日平安
監司兵使兩軍來宿於邑內某日監司結陣於客舍
西南之山麓兩陣相並而不相連某日日初出賊結
陣於前而潛師以登於兩陣之後嶽兩陣不覺而惟
前是備賊騎大呼衝突而下一枝橫截兩陣之間一
枝直犯監司之陣白刃閃鑠揮曜須臾而我軍大潰
賊追逐亂斫食頃而盡兵使先已斫倒栢樹以爲柵
其前營之在柵外者已躪於初監司餘兵與賊相雜
突至柵外兵使之砲矢亂發賊與我軍俱殲焉時則

日已未矣賊又衝突兵使陣直抵柵外十餘步然後衆砲並發賊一時如掃一無遺者如是終日賊死無數遂收餘兵以去其數視初至未十之一云蓋聞洪公以身爲西任不能捍賊以致南漢之圍憤痛自罪爲必死之計本縣後嶽有城頗絕險或勸以據此禦敵公託以無水故陣於山角低卸處以遂其志可謂忠且壯矣余拜其祠則邑士十許人守齋曰吾等慕公義常相替守直不敢去矣余與之相揖於庭而退時四月十七日也

策題 四

問天下之生久矣習尚之變世各不同此亦關於運

氣之參錯耶抑由於人事之不齊耶唐虞之際無習尚之可名者何歟忠質文之更尚三王之意果有偏於一德而不能相通歟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繼周者秦也則秦果損周之文而合於夫子之意歟洙泗後生尚亦有斷斷之弊孟子雄辯猶未免戰國之習元聖之化大賢之資亦爲風習之所移歟西漢之渾厚東京之節義孰爲優劣或謂西漢亦尚氣節而實愈於東京指何事而言歟荀陳爲一世之所宗而其子孫失身於亂賊其故何歟晉之清虛唐之聲律亦有彼善於此者耶先儒謂晉之處士亦有老莊之味唐之風俗實有夷狄之醜其實可得而

言歟宋世忠厚之風可無愧於三代歟天慶之際熙豐之間所尚抑有同異歟其時宗主之人可得指言歟乾淳以來升降汙隆明晦之實皆可明言歟我東自箕子以後其習之邪正美惡可得歷言歟方今聖上臨御萬物欣覩是宜一變至道之效可冀於期月之間而比年以來士習益偷卑者綴緝時文苟趍祿利娖者馳騁言語掠取名高上焉者無行道之心下焉者無爲己之實風俗日壞反覆沉痼識者之所寒心寔在於此其故何歟如欲鼓舞作新鎔化陶鈞使一世皆趨乎大中至正之規其道安在歟治道當法何代學術當師何人而可歟其主張者將在何人

而亦將有轉移敏速之機歟願聞之
問先見之理不可知也人心如鏡物至而照其常也
未至而知其理安在鬼神前知龜蓍開物其妙可得
聞歟禮言毋測聖戒不億測之億之者何以異於正
見耶執玉高卑受脤敬怠若是乎没緊而子貢劉子
以斷其吉凶者何歟視端趨疾何以知其將叛目動
言肆何以明其將遁歟東周文治知百年之爲戎姑
蘇全盛必三吳之將沼周公謂齊臣之簒弒太公卜
曾後之寢弱抑有徵兆之先見者歟王夷甫之欲除
石勒張曲江之欲誅祿山何所見而然歟呂獻可之
彈王陳瑩中之論蔡亦有明見之實歟諸葛亮盡瘁

於弊蜀文丞相竭誠於航海將二公之智不識劉趙之運訖歟邵先生示人以石晉之記朱夫子嘆未見中原之復兩賢之所以知者何事歟茲數者抑有得失是非之辨明智推測之異歟大抵人心難測世變無常目前利害手頭成敗猶或有不知者況其未然者乎如欲超然獨見泯然默會燭照龜應不爽毫髮隨時從道以成天下之務其道何由諸生窮探化原獨觀昭曠必有先覺於衆迷之中者其各悉陳無隱問公議者國家之元氣也公議伸則國家興公議屈則國家衰自古有國家者未始不欲扶持公議而其伸者常少屈者常多其故何歟古人以爲在朝廷

則治在草野則亂抑有其說歟其或不能定於一時而必待後世者何歟孔子賢於堯舜而或以爲不賢於子貢繼孔子者孟子而俱不免見非於後賢議論若是其相戾歟美新大夫贊賊光祿人不以爲非者抑有可恕之道歟若無綱目之筆則二人者將爲兩漢之純臣歟元豐元祐互相是非實與宋朝相終始其詳可得聞歟其或主元豐而不附於章蔡在元祐而氷炭乎伊洛者是可爲無偏無黨之君子歟朱子受僞學邪氣之謗若或無此則宋室果能不亡歟秦檜有再造宋室之名審若此言則小人亦可用歟其在今日所謂公議者伸歟屈歟抑在朝廷歟將在草

野歟向右者背左之南者離北此以爲是而彼以爲非甲之所正而乙之所邪紛紛擾擾各自以爲公議必待彼此甲乙合爲一說然後爲公議歟抑自爲一說而不害爲公議歟且必待百年而不求定於今日則將置一世於是非邪正靡定之中而任國家之衰亂歟何以則公議大定世道昌明以致國家之隆興歟

問人情之所惡無甚於困阨而天生聖賢必以此隨之何歟舜之畎畝禹之胼胝可得論其世歟夏臺之湯羑里之文又何不幸之甚歟傳說之板築箕子之明夷其所值之時不同則其所以自處者或異歟孔

孟棲遑於衰周程朱誕毓於晚宋可得聞其說之詳歟茲數聖賢者可謂阨困之甚然所以忘其阨困者存歟顏子以不容爲可以見君子孟子以疢疾爲進於德慧其意安在大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訂頑曰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其義亦可詳言歟子路高弟也絶粮陳蔡有慍見君子亦窮之問晦翁亞聖也問道延平有古人至不堪者自比之戒處困之道若是其異歟大抵人君造化也主一世窮亨貴賤之權而爲士者固有素位之行人君何以則能使一世君子無阨困之患而爲士者何以則不失其處困之道歟諸生皆守道求志者也一朝致身行

道則其所以啓廸吾君俾當時聖賢之徒皆有見龍之施無尺蠖之屈者必有其道矣不幸而遺澤水之象則其所以自處者亦必有道矣願聞其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 癸酉科義

或問於余曰陰陽氣也道理也而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者何也余應之曰善乎子之問也子知理氣之說乎嘗聞周子之言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妙者理也機者氣也非氣則理無所依着而非理則氣無所根柢故一動一靜者氣也而動之靜之者理也一陰一陽者氣也而使陰使陽者理也今以陰陽與道爲判

然二物則固陷於二歧之惑而直以陰陽爲道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若於一陰之上便着所以字看則夫子之旨如指掌矣蓋嘗論之無形無爲而爲有形有爲之主者理也有形有爲而爲無形無爲之器者氣也本自渾合無有端始既非二物又非一物然而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陽生於動而非陽自生也所以生之者道也陰生於靜而非陰自生也所以生之者道也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兩在不測神變無窮故曰神無方而易無體若在動而不能在靜生陽而不能生陰則此理也必有間斷之時其氣象亦如也故以流行之妙言之則春夏而秋冬秋

冬而復春夏而春夏不能自春夏秋冬不能自秋冬則所以既春夏而復秋冬者非此道乎以待對之體言之則天形於上地形於下而天不能自天地不能自地則其所以既天而又地者非此道乎蓋理通氣局四字實所以發明乎此也所謂氣局者何也陽之體非陰之體陰之體非陽之體則所謂局也所謂理通者何也陽之理即陰之理陰之理則陽之理所謂通也局故兩立通故兩在非局則通無所發見非通則局何以原始乎必著一陰一陽之謂道然後器亦道道亦器而精微之蘊活潑潑矣然則夫子所言之意又何疑乎曰子之言則然矣然聖人之言無不明

白精醇而今必着所以字然後看得則聖人之言顧有不詳者耶曰所以二字朱夫子盖嘗言之而是亦剩語也何也一陰而不能一陽者非道也一陽而不能一陰者又非道也而今既曰一陰一陽則是貫陰陽而言也且道貫陰陽者是氣耶道耶不可謂非道則一陰一陽半辭之間道體之妙已躍如矣雖不下之謂道三字而可見其爲道矣尚何待於他說乎曰然則周子所謂動靜互爲其根邵子所謂陽母陰陰父陽者非耶曰有是說也夫陽不能自無而生陰不能自無而生則是循環吻合之妙固不得不如是也然動靜之所以相根者誰歟陰陽之所以相生者又

誰欺譬如吾之身生於父而父之身又生於祖則謂吾之身曰父之所生而非祖之所自來則豈知道者也雖然自陰陽而言之則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自其道而言之則曰冲漠無朕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體而言則即顯而微不能外自微而言則即體而用在其中不可謂見一陰一陽而後知有此道也曰然則道在陰陽之先而陰陽未生之前此道也懸空獨立乎曰非也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既無端始則是陽前是陰陰前又是陽而前天地既滅則是道也在於先天地之陰後天地將闢則是道也在於後天地之陽而無一時

無陰陽則雖欲懸空獨立其可得乎然而先天地旣滅而此道在陰後天地將闢而此道在陽者此其當然者也而其必有所以然則亦不過曰道而已此外不可更下一字故聖人亦不奈何而又名之曰太極蓋極本窮源之論也故大傳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八卦又重之以盡天地之變此道之生陰陽而陰陽生萬物之象也雖然以天地而言之則道爲道而陰陽爲陰陽以人而言之則心爲道而事物爲陰陽也故邵子之詩曰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夫人之動靜語默莫非心之所爲則其可不知所以養其心而使之常爲

一身之主乎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而道義全具則此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象也及其動也事物既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此則一陰一陽之謂道之義也自心而言則事物具於心自事物而言則此心在事物然則君子之學豈有以加於養心乎然而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陰陽不息而人之動靜失宜故天道人心有時而不相似矣故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寡欲之道又在於敬故程子每說敬字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

序

農家集成序

余嘗喜讀朱夫子書其廣大精微之旨則非所敢知故亦不敢與人言惟其中勸農文數条固羣黎百姓之所日用者故每遇田翁野夫即以談說而娓娓也今年冬公州牧使申侯泯以其所編農事說見寄余受而卒業則其所以搜羅今古時事辨物者巨細不遺雖炎棄復生無以易也申侯於是乎其用意勤矣雖然史遷不云乎學者載籍極博而猶考信於六藝今既有此書則夫子之文而可少哉遂以諗于申侯

則申俟亟取以並刻之先正所謂我東尤尊信朱子者亦其徵也夫第念夫子教良務本之意其勤若此然豈欲其飽煖而已也其平生勉人爲學者必以爲一大事而所以丁寧反覆不止於此文而已政如大明中天而亦不外於良彝物則則莫與耕耘刈穫之常法何異哉長良者誠能先以此文教諭氓俗以遂其生而又使其秀者從事於夫子所示爲學之訓則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必有能入其門而見之者矣然則其所謂廣大精微之旨豈必終晦而唯此嘗試一端獨顯於世哉抑夫子之言上下兼盡即此文亦可以見其可以守身善道之方矣其曰孝悌其曰禮義

未嘗不並及於修堤飜土之牓則不待他求而知所以用其力矣然則此書之有關於世豈淺尠哉申侯且將進御以備　乙覽余於是益有感焉夫子之世適當多事其前後謀猷必汲汲於灑雪羞耻悲憤慷慨至於通宵而涕泗則其所以使民足食向義者必將有以而卒至齎志以没今使是書也得徹　清閒之燕則必有慨然不同時之歎而其討論施措必使富教兼得緩急有序使我食力知方之倫悉有親上死長之心矣豈不盛哉又聞申侯欲以　聖祖教文弁諸編首是又將爲　盛朝之豳雅而朱夫子所論周家之有天下實基於先公之力穡者可驗於今日矣

雖甚不武太平萬歲聊將釋耕而頌之甲午世除日
恩津宋時烈謹序

睡隱集序

余少讀朱少章行狀壯其節而悲其志未嘗不三復而流涕今見姜公沆遺録何其異世而相同若朝暮遇者也於是更取朱狀與是録而表考之其收召義旅西赴　國難與少章之挺身詣虜安否兩宮同其投海認纓口不水漿與少章之拘館雲中忍飢待盡同其鬼窟奉諱操文薦享與少章之泣血製詞以祭徵考同其爲述被虜死節人李曄等表著於世與少章之録取朱昭等請加褒典同其手具倭國風土山

川險夷兵勢强弱授諸走同人金石福以進與少章之密疏虜中虛實諸酋死滅狀使董考祥間行歸報同其悲哀惻怛眷眷忠愛之意必形諸吟咏使漆齒之徒傳誦歎賞與少章之壹欝愁歎無聊不平一於詩發之使北方之得者相誇以爲榮同其全節生還復拜嚴頒以終其孝與少章之不汚僞官復持漢節歸見天子同其立謝姦徒不染於廢　母之議與少章之直斥和事不累乎事讐之論同其虜中諸作畢經　睿覽　宣廟大加稱賞特令宣醞於闕內與少章之北方疏劄悉達于上太上讀之流涕詔官其親屬引入勞苦厚賜金帛同其忤於時議僅爲承議郎

大丘教授則又與少章之尼於權臣只補宣教郎冲祐觀同此其始終本末無有不同而獨少章則旋得從孫晦庵之狀而著於當時信於來世公則晦埋沒使其皎皎之白尚受嘵嘵之點何其一與之同而又有此不同者也其同者由乎我而不同者在乎人於公有何加損也雖然沙溪老先生嘗與月沙相公書其變闡幽隱耀於華袞而八松尹公嘗宰其所居地嘉其志行使諸子就學其諸子舜舉曾直今爲金溝縣悉録其遺文以入於梓而名其賊中所録曰看羊且狀公事跡纖悉無餘則其與少章不同者又幾焉於公何憾焉余嘗灑掃於老先生門竊聽其是

非人物無一毫苟焉今玩其書宛然手澤之猶存遂垂涕而爲之序以述老先生之遺志而且相魯直甫不朽之圖云時　崇禎戊戌正陽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圃隱先生詩集序

天地之理未嘗有無漸而成者春夏之陽始於前冬枝柯之繁肇於纔落故天將啓漢家之治道則文章已變於戰國之世將興洛建之道學則五星已聚於五季之時蓋理有漸而氣先至也惟我東方表爲大國上世盖質質而夷也自殷師以洪範之道來設八教而三綱明九疇叙矣其後數千餘載而我圃隱先

生挺生麗季盡忠所事畢命改社其扶倫立彝之功固足以軒天地曜日月然此則袁粲文山之事爾不足爲先生之至也惟其遠承殷師之道近守晦翁之法以啓我　朝文明之盛俾我東表之人世受罔極之恩者固不可數計而周知也昔我　仁廟大王朝大學章甫請伸靜菴趙文正其言曰光祖學於金宏弼宏弼學於金宗直宗直學於其父叔滋叔滋學於吉再吉再之學出於鄭夢周而夢周實爲理學之祖其道學醇疵雖各不同其淵源所自因略可見而趙文正之後儒術之盛又可以追蹤於宋之豐祐乾淳則尋宗派本匪先生疇歸哉然則殷師之生非殷

之幸而我東之幸也先生之生非麗氏之幸而我朝之幸也然我　朝文治如此其盛而天之啓之也不能無漸則其不得不生先生於麗氏者其理宜如此也先生文集幷年譜附錄諸篇合爲四編刊行於世久矣今其耳孫相國公維城與其族弟縣監雲翼族姪縣監元徵謀所以重刊雲翼災木於鳳城治所而按使洪公處厚樂爲之相役旣諸公俾余志其首余惟前人之序跋其所以推尊稱美者至矣盡矣又何說可贅哉惟是世之知先生者但知其扶植綱常而其闡明斯文之功則或有所不知也此何異但以罔爲臣妾爲殷師之賢而顧昧夫陳範敘疇以啓萬

世道統之源也厥或知之而其興廢由天有開必先之機則又未必知也惟其知陰陽拶移之理識造化機緘之妙然後可以與此也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惜乎其嘉言至論不盡傳於世而獨此寂寥數篇幸存而不泯則牧隱所謂橫說竪說者未知爲何等語也可勝惜哉然以載此集者象想而窺測則眞所謂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後之觀者知吾言之不誣也嗚呼世道已季俗尚愈下慨前哲之益遠悼斯文之將墜輒書是說以附于四編之端俾知東人受先生罔極之恩而又知斯文興喪實有所係云爾　崇禎己亥臘月初十日後學恩津宋時烈序

白麓集序

余幼也則聞有白麓辛公者公於余先君爲姨妹婿也始以爲公其戚也故雖孺少亦得以耳熟也稍長聽於譚秩之士則其秀句佳篇使人津津也又意其公之所以爲公者在此也壯歲獲遊沙溪老先生之門得見先生所爲松江鄭相公行狀其篇末以一言蔽之曰君子好之小人惡之則君子也當時惡公者汝立仁弘弘老聃也好之者栗谷牛溪思庵白麓諸公也余瞿然自失曰白麓之於諸賢若是其班乎則前日之所以知公者不翅淺之爲也直誤也妄也然先生當日之教惟使務其向上之事故未暇於請公

之詳也其後得拜石室先生竊聽其緒論退而又見其述作則眞所謂毁譽不苟之古道也其敘里閈人物有曰精金美玉推思庵道德學問推牛溪孝友清直推松江洪深肅括推白麓然後又知公之規模氣象其大略如此也夫以松江之謗溢世延後或以爲無狀小人夫斡旋人之所謂小人者以爲吾之所謂君子者而其所以徵焉者顧乃求之於公之族而他有所不及則公之所存所立與所交游可以槩見而所謂洪深肅括者又盛德之符也宜不待他求而可以知公者已躍如矣然則雖未知公必與牛栗二先生相爲伯仲而其在思松諸老間則又未知其必爲

優劣也此非後生懸度之言乃諸老先生之論然也公有詩稿一册附以雜著若干篇其孫喜季以文秩世其家早闡大科又魁重試今者爲郡靈巖遂梓其稿而要余叙其首公之詞藻固已膾炙於人何待於叙也況其格力之高下調韻之清緩結體之疎密皆非余之所敢議者故余獨論其世如此又戒夫後之觀公者其毋蹈余之童觀而於是乎又竊有所感焉公以高才峻望既不能展盡其所蘊而遺編散逸其嘉言懿訓殆就沉晦而獨此寂寥篇章厘厘於收拾兵燹之餘豈不重可歎也昔史遷記留侯徵於畫工況余之爲此叙實本於諸老先生則其可信而非誣

也審矣後之秉史筆者幸毋落莫乎公而或有取於余言則其於發潛闡幽之道庶乎其無憾矣公諱應時字君望　宣廟朝官至副提學其第在漢師之白嶽山下故號白麓云爾時　崇禎庚子八月日恩津宋時烈叙

近思録釋疑後序

始余謁文元公老先生于溪上先生首授以近思録一部而並以釋疑四册賜之曰此吾友守夢公之所編也讀近思者不可以無此也時余蒙陋益甚無以窺其梗槩又方親受先生旨訣似若無事於此者未幾先生殁踽踽若窮人之無歸而有幽室求物之歎

乃取此書以理舊學則字有其訓句有其解不翅若瞽者之有相矣而又凡老先生平日議論多在其中悅若復承謦欬於面丈之間竊不勝羹墻江漢之思也又多以朱子說從門補入互成部居是不待覺軒之手而宛一寒泉之續編其功可謂大矣於是追憶先生之言果知此書之不可無也第其凡例無甚賓主又其先後間或錯置意其爲草本而未及修定爾余竊僭不自揣間從一二同志參其校讐稍改舊樣大書近思本文以爲之綱而以其所釋諸說分註於其下又正其次序之舛者使其綱目相承井伍不紊蓋欲其便於考閱而已非欲求異於原書也其間或

不免有修潤損益之處則亦以其所聞於老先生者而不敢以妄意穿鑿以犯不韙之罪也蓋公與老先生俱學于栗谷之門其淵源宗絡無有不同則今其所聞於老先生者亦公平日之緒論也況公之此書固與平巖本註多有異同而不以爲嫌者本欲公天下之義理而無一毫彼我之私則正亦不能不以此有望於後人也若曰公能操其戈以入平巖之室而反自有墨守之心顧語後世曰一字不可改易云爾則非所以知公者也噫九原可作必將莞爾而笑以爲粗得其當日之心矣顧自始學以至于今殆將三十年矣悼前修之益遠懼餘韻之終泯每抱遺編徒

切傷歎今海州牧使羅侯星斗以公之宅相謀入于梓以壽其傳而以余嘗與知其顛末也求余一言以識故輒書于簡末如右云　崇禎紀元之三十四年辛丑秋夕後學恩津宋時烈謹序

初學字訓增輯序

昔程蒙齋嘗輯字訓其註甚簡至於陳北溪字義則一字又數十百言今觀澤堂公所編蓋折衷兩家而取正於洛建諸書故約而不陋博而不穢眞字學之要訣也第公初心必欲以嘉惠後學而惜其尚爲巾笥之襲也余嘗從其季子端夏氏問其故則曰噫此先意也先君所作不翅多矣而不省等不忍不以爲

有知故不敢違也余竊惟必其見大意然後知不足知不足然後謙生焉故曰卑不可踰也其視小有得焉沾沾自足跨越前古淩掩等夷者公其遠矣乎哉然是編則是述也非作也陸象山有言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嫗孺不棄況是編只是古書遺文假公手以成帙而已有何損於謙光之盛哉且其卷末附見朱夫子說其意尤切蓋仁至難言而夫子猶欲先求於宇義則此書尤可以自私而不傳哉端夏氏既聞此言似若有釋然者余遂諗于湖南伯趙公龜錫則趙公亟取而剞劂之噫良工獨苦之心庶後生之皆覩矣昔公嘗序我文元公禮書曰宋嘗義起師

心必據衆說後之人毋襲此書余於此編亦云爾噫吾猶及前輩不苟作之義矣今日則更無開眼處可慨也已　崇禎甲辰二月日恩津宋時烈叙

清陰先生年譜序

清陰文正先生事實二卷其編輯已久矣昔胡文定公傳春秋以進曰天理日消人欲日長而夷狄亂華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愚未知今日之世道果如何而先生之沒已十年矣則其消者不已而至於亡長者不已而至於極也可知焉已矣然則此書亦不可以不行於世也之書也初出於今大學士兄弟始益廣記而備言之亦有緩其文而密於意者傳曰

其善志此庶幾焉爾然其通體之所就不盡用年譜之法義豈猶不能公誦如門人弟子耶愚僭不自揆悉取諸家凡例粗加梳洗或不無雖問之勢亦不敢二創之隨矣覽者其或恕焉可也或者以爲此書既據亂而作矣不曰定哀其詞類微乎愚謹唯否而言曰愚嘗病鐸氏微矣夫微婉其文者乃聖人作經之權衡彼鐸氏者乃敢自託於此而犯吳楚僭王之罪其不躓甚矣愚故只據事備載而已魯是鐸氏之敢效乎曰書有可行時亦有不可行時子以此爲不可不行於世何也曰愚嘗於先生墓表略言之矣亂極而終不治則生人之類滅矣故天不得不生先生以

爲一治之兆矣天既生之而人反晦之顧可能歟借曰天理明而人心淑則此書雖無作可也故愚竊不自遜自附於文定之義而無有懼心也萬一有天幸之會士備乙覽而有以當上心焉則不能無補於撥亂反正之義而非區區所敢望也崇禎甲辰長至門人恩津宋時烈謹序

栗谷牛溪二先生年譜序

自有書契以來至于洛建諸賢生出許多議論無所不備聖賢之憂患後世可謂深矣然義理無窮聖賢亦未嘗盡言非不知而未能盡言也蓋未嘗先天而開物則亦時義然也夫既未嘗盡言則固有未明者

矣既有未明者則其明之者不得不生也惟我東表自殷師敘疇數千載間寥寥復晦至麗氏之季圃隱先生始以性理之說倡明斯文及至　本朝儒賢輩出以至　嘉隆之際則晦退二先生益以斯道爲己任闡明啓迪無復遺憾猗歟盛哉有繼其後而作者曰栗谷李先生牛溪成先生生並一時其合並而講明往復而商確者無非天人性命之奥古今治忽之機也其發前賢未發之旨者如四端七情之說與理氣不可謂互發之論可謂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矣其餘微言至論直契道妙者無不卓然詣極可以俟聖而不惑則豈所謂義理有未明者故不得不生者

歟蓋遠之有程朱近則有晦退而猶曰有未明底道理者豈非創聞而可駭者歟然考諸二先生書則果見其未明者始明而知斯人之果不可不生也今二先生之言徧滿國中家傳而人誦獨其出處始終事爲本末則散出而無紀舊有栗谷年譜一册不知何人所記也金文敬先生蓋嘗釐正編摩纔屬草稿出而授時烈曰此書尚多繁冗子其梳洗頭面俾人易曉時烈既辭而不得則謹與士友反復參訂務歸該實閱六七歲而粗滿公議牛溪先生年譜則其外孫尹宣舉稽考諸書參以家庭聞見奉而質諸文敬先生亦與士友商確去取要以刪繁就要二書既成合

而名之曰二先生年譜竊惟栗谷先生以絶異之資不由師傳超然獨詣開發精微以啓後學則其功可謂盛矣牛溪先生得靜庵之學於其考聽松先生則其授受之的門路之正可謂己卯之世嫡矣然學者要識得二先生氣象規模則栗谷之通透灑落高明廣濶牛溪之謹嚴篤實慈精深此其成德之各異而至其皆祖程朱體用顯微一主於誠敬格致則毫髮不爽此其造道之實無不同者也豈所謂生同志死同傳者邪學者但見得二先生講道明理之言不得其所以言者徒曰二先生爲是未明底道理而生則終未免架虛梯空之歸矣此何異於大袖方頂而

謂之習伊川之學者也余爲是之懼於是乎遂言之

崇禎乙巳五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序

溫泉行幸時陪從録序

上自元年庚子諒時常少屢廢視朝至今年春上曰予所患阿堵之疾殆不可爲醫窮技殫予欲溫泉是試焉四月十七日癸酉告行于 宗大駕發昌德宮二十一日丁丑臨御溫陽之溫泉初試洗沐其收效若驚也至于二十餘日則上曰予幾乎復常矣予久違二殿安否予其遄歸五月十二日丁酉動駕于行宮越三日己亥依禮舍奠還御于大內其始也小大咸曰艱大既啓行罔卜休咎則皆稟

然寒心旣而懽聲喜氣塡塞中外咸曰天休天休臣時烈曰我　祖宗積德數百年而我　仁祖大王拯良於塗炭沐以膏澤至我　孝宗大王則明天理正人心仁浹義淪十許年矣昔唐玄宗治道未純而至憲宗時其良猶曰於開元幾世孫也況我　聖上於二聖爲聖子神孫而又奉承　先訓撫綏受良故斯良也宅心如水今其樹　王舍治道橋供野職諸事無不惟良之出而良咸于來曰庶幾　王之無疾爾及又處處迎拜曰吾　聖主也人心如此天休安得以不降哉其瓊液之效靈特小事也先是　上慮良時或奪以重臣爲使者凡百悉從省約道臣亦體

上意人雖有眚咎皆教而不治專以導迎祥和爲心其浴室仍舊而新造寢殿只三架　上入御曰苟完矣方州執壤少侈則必還之曰毋以也又於道駐駕俯勞聚觀之民問高年者而慰秩之旌表其忠孝之人賜祭先正諸臣而録其嗣設文武科以收人才蠲除一路之繇而又賑飢民以行省歛省耕之典可謂比于先王觀矣又帥臣迎　駕屯于境上其軍法一如細柳之爲者　上亦優以漢文故事其爲兵者凡六千悉遣歸農而只以期門自衛軍情又大悦其衛卒數千雜沓田間而知　上憫農之深故穀下無一跡閭里尤謳歌之真時雨過也及至　回鑾之日大

小又涕出曰　聖主棄我而去矣無異於九罭伐柯之懷周公矣是宜鑄之金石以頌　聖德而顧以　聖上之謙抑也臣下不敢也然周禮曰秦之無廬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今人人皆頌　聖德無頌是頌之大者故茲賤臣者因觀察使臣金始振之請略記顚末而仍録當時從衛者于後六年乙巳五月日右贊成臣宋時烈謹序

葛川集序

國家文治至於　明宣之際而極矣道德文行之士指不勝屈然亦當斬伐銷鑠之餘故士多處林壑湖海之間不肯出爲世用非在上之人盡誠搜剔則寧

草木同腐而不肯俯仰於簪紳纓紱之間也審矣吾於葛川先生遺事知　二聖好賢之誠不翅如緇衣也然以先生之遭遇而不得展盡所蘊使後人不能無遺恨者何歟或無乃時勢不古做說相乖使先生知難而已見險而止歟是未可知也然其學問淵源之正仍亦可想自程夫子表章大學正心修身之說布滿口耳遂作陳談死法至使時君厭聞而至有戒朱子勿言於上者自非知之明信之篤則自敵以下言之猶且囁嚅斟酌發之不易矣況於廣厦細氈之上軍國之謨文章之說之交亂雜進之間哉而先生初登　前席獨以此寂寥數句決定以爲齊治之要

道不顧凡人俗學之見以爲迂濶斯乃灼然見得聖言之必可信三代之必可復常談之中必自有妙理死法之中必自有活法然後乃能如是焉耳然非我明宣聖學眞得堯舜孔孟之心法又烏能嘉悅而不厭哉且先生以得賢爲急而深惜退溪先生之去以順民爲先而極言時政損下之端舉有條理不爲空言斯豈拘儒曲學之所可髣髴者哉以故其學一再傳而得桐溪鄭文簡公忠孝大節扶樹世道使生人之類耻爲夷狄禽獸之歸然則先生之道雖不大行於當時而今後世不可謂不受其賜矣先生曾孫某收拾遺文於兵燹之餘得若干篇俾余題其首余雖

不敢當而亦不敢終辭故謹撮其大者如此若其文辭之高下雅俗則自有知者知之然非所以論先生者也時　崇禎乙巳陽月三日恩津宋時烈序

模範録序

學者於古人成法猶匠者之有模陶者之有範也夫人不學則已如欲學之則捨古人伊誰可然器之形於模範也其方也其圓也無不如之而至於人也雖沒身希慕而或有終無一毫近似者何也良由擇之不能精而行之不盡其力而已矣今南陽洪侯錫撫取宋儒濂溪以下十二君子東方圃隱以下十先生事實名曰模範録其擇之既可謂得其精矣其終身

師法而不怠也可知矣庶乎其方圓之不失其則也
夫朱夫子嘗曰徒守紙上語擬規畫圓模矩作方此
初學之通病然尚有不能守紙上之語雖擬規矩而
不能成方圓者又曰但且謹守規矩朝夕模之不暫
廢輟積久純熟則不待模擬而自成方圓矣余既嘉
洪侯用心之勤又恐後人低看此書以爲疊床架屋
也故遂誦夫子語以弁諸卷首蓋謂前一段可以爲
戒而後一段可以爲勸也後之人無徒曰孟子曰大
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使人巧也時　崇禎乙巳長
至日恩津宋時烈書于連山之靜會堂

恩津宋氏族譜序

宋氏譜舊有數本其一出自余叔父知禮公謂是圭庵文忠公所作也凡例簡質便於考覽其餘本想皆其子孫也然以其親疎各有詳略勢當然也　崇禎甲辰宗人合謀入梓遂取諸本去取折衷又令諸家各具其事實而編入之際又不免略加修删要皆去煩就約簡其編帙以便印布而已竊惟邃固自叙其世遠自重黎高頊歐陽公亦遡至大禹而我宋自得姓以來其可知者僅止十餘世其玄遠之緒略見於碣山之譜者又僅僅焉文獻之不足乃如此哉編摩既訖又集諸碑誌碣表與凡記事文字合爲一卷以爲附録庶幾哉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使來者可繼

焉又惟世益遠子姓益多則收爲一譜難矣伊後則使得別自爲譜各有高玄再而成九而以俟刪集則亦當復有會通之時矣歐陽之倒正亦如此爾然推以至於一人之身則孝悌之心油然而生可如蘇氏之說矣各知來處而忠義立焉則有益朝廷誠如張子之訓矣凡譜於斯者所當知也時　崇禎丙午五月日判事公十三世孫時烈序

麗史提綱序

高麗史凡一百三十七卷有世家有列傳有志有表辭事散出不可領要市南俞公棨爲是之病略依朱子凡例表年著統大書提要而又分註以備事總十

二卷名曰麗史提綱嗚呼欲知麗氏始終者觀於是而可以如指掌矣盖嘗論之麗祖之功可謂盛矣其歷世至於四百七十年之間治日絶少而亂日甚多至於中葉以後則其亂尤甚矣然究其所以然則莫不由荒怠淫佚以喪其修齊之道故卒爲夷狄禽獸之歸逮自宣惠以後則又自以爲結親胡元可恃以爲安而無意於自治故卒至父子相圖君臣相譖妃匹亦相恨訟其君若漂偶凍雀之可哀其綿延歲年者特貞疾不死之象爾且如南海之揭陽韓文公尚以爲遠惡至有黄陵之禱而顧乃以千乘之君只與數十傔徒投畀於此而

卒死於道路至於吐蕃之謫則又不忍言矣羯羠之愛其可恃哉故麗氏歷世之多不若不多之爲愈也然南宋之人尚稱其風俗之好何也蓋當夷虜充塞之時以管臣服於宋朝也艱關海陸朝聘猶通又嘗求醫密效忠款此實天理之不泯者故時有禮義之俗而見稱於　中朝如此且受其臣忠義之報前有李益齋諸公後有鄭圃隱諸賢其事跡昭著此皆屢書而不一書者也豈所謂積陰之中陽未嘗無者耶蓋嘗聞大綱槩舉而鑑戒著矣俞公此書殆庶幾焉昔司馬公編進資治通鑑揆其名義蓋欲資世治而通爲後鑑也俞公用心之勤未必不出於此而惜乎未

及　奏御也然此書終不可私也倘有天幸得蒙
睿覽則其有助於　聖朝之鑒戒也豈其少哉語曰
法後王何也以其近也然則其所不可法者亦當愈
近而愈爲戒也愚既爲是說以列篇首而因有所感
焉夫高麗以東表偏服距全閩萬有餘里而其見稱
於朱夫子者甚詳其爲榮耀豈止如華袞而已而爲
麗史者乃無一言以爲引重者豈當時文獻不足而
然歟我　朝風教專尚洛建一變麗俗使當朱子之世
則其所稱道又當如何而謂今日又以爲如何也竊
不勝慨然太息而因掇麗朝之猥見稱說者數條隨
類附見使覽者有考焉嗚呼九原可作則市南公亦

必莞爾而笑也　崇禎丁未元月二十六日恩津宋時烈序

百拙韓相國應寅文集序

人有所建立成就者則其餘雖有可稱者而必爲所掩故魏徵之禮制爲諫諍所掩歐公之政事爲文章所掩然談有其實則終不可掩矣故魏徵嫂叔之服終見用於家禮歐公添一開封而其言終不爲誇蓋有其實者雖掩於暫而終顯於久矣今觀故大丞相韓公遺集其所謂不可掩者非耶公早際　明時出入中外己丑汝立之變　宗社幾危於呼吸俄頃之際而賴公全安壬辰倭亂公奔走效力乞師　帝庭

感動　宸聽以致重恢又嘗以　宗系之誣奉書敷奏終獲昭雪告慶頒赦　聖上至製四韻詩以寵之其勳庸聲績震耀朝野遂登名盟府繪身麟閣於是知公者皆知有此而不知有他也公生四歲能識文字稍長力於隸藝取司馬闡大科如摘領髭平生所爲詩文甚多公既不以此自任而又其功名勞烈張大於世則人將稱是之不暇矣況暇於詩文哉公之二胤清寧君德及判書公仁及收拾於散逸之餘録爲一册今清寧君男壽遠爲大丘府使判書男命遠爲醴泉郡守將合謀鋟梓而問序於余且曰世人知我祖有此者鮮矣敢以爲玄晏之託余謝非其人而

曰公之見知於人者有大焉故此不免爲所掩然有
其實者終不可掩故今將顯於世其遲速之有時亦
其理然也然安知其有大焉者亦因此而益著也事
業其實也文章其華也見其華而知其實則非徒不
相掩而反相有助矣然則彼與此自將相爲終始矣
何待余言之贅乎大丘使其子聖翼固請曰雖然必
序之遂書其說以遺之時　崇禎丁未九月日恩津
宋時烈敘

善山三仁録序

善山自古多賢士聞人南山祠所祭四先生固尚矣
而餘外又有不同於事而同於仁者三人焉曰籠巖

金先生澍丹溪河先生緯地耕隱李先生孟專記曰仁之難成久矣夫以有殷天下之大而惟有三人焉今善山以東偏之一邑而其尊尚稱道而謂之仁者與之齊焉嗚呼何其盛哉或有難之者曰仁道至大聖人未嘗輕以許人今以一節之偏而得其名無乃過歟曰語其全體則誠有未易言者惟其存心處事之際合乎天理之公而無人欲之私則抑不可不謂之仁也以聖門言之諸子有日月至焉而猶謂之仁焉則況如籠巖之棄鄉國與妻子如視弊屣終於荊楚而莫之悔豈與陳文子之去齊未久而復反焉者比耶其所謂殺身成仁而無求生以害仁者丹溪可

謂云爾而託於盲聾以遂其志亦豈慕被髮佯狂蒙
難明夷之義耶斯三人者雖不可以全體論之而其
遭變事而不失其正各得乎本心之所安則其所謂
合天理而無人欲者殆庶幾焉而亦可謂生同志死
同傳者矣宜乎善山之士一體尊慕號爲三仁撫其
事實編爲一册將以傳於久遠也耕隱耳孫星山李
尚逸汝休今爲關東伯剖劂而行于世其獲而讀之
者有不蹶然而起肅然而敬廉其頑而立其懦者真
所謂無人心者雖夷齊與居亦將如之何哉時　崇
禎戊申孟夏日恩津宋時烈序

高興柳氏族譜序

高興縣始名高伊後爲高陽今又爲興陽蓋四經沿革而惟縣之望柳氏一直傳來名人輩出久益不衰豈高興地厚水深稟其靈秀者自然如是耶抑柳氏積善種德受天之報理有不爽者歟蓋自高祖以至玄孫玄孫之後則是爲不知人矣由不知人推而溯之則知其五六世者蓋鮮矣故以宋朝文明而程夫子尚歎其無百年之家況以我東之偏荒而柳氏累十代祖孫相望系如貫珠此已非他姓之所及而又其所謂侍中墓在縣南海島中者不知其幾百年歲修展掃香火不絕其德不厚而能如是流光也哉世人因名其地爲侍中島而島中遺址有大碓其形盤

碑其文則靑而又有活泉在其傍子孫猶能識而不忘其於遠者而如是則近者可知矣其子孫之賢又其可以徵也夫然其賢之可徵又有大者焉高興伯有女爲郎將宋克己配年廿二而寡父母欲奪其志則須孤孩徒步五六百里逃歸懷德舅姑家以全其節其子孫殆方萬餘人而今 主上殿下王妃殿下皆其外裔人謂盛年苦節之報雖其天質有絶異者亦豈高興世德之攸致耶我 孝宗大王追賜旌典今其墓在懷德寬洞里其表石題曰高興縣夫人柳氏之墓余其九世孫也今侍中公十三代孫副司果再新故使余序其譜云

崇禎戊申十月日高興伯

外裔恩津宋時烈序

濯纓集序

濯纓先生以文章節行冠冕一時不幸遭逢燕山身棄東市禍延士林至今談之者莫不氣塞而哽咽嗚呼豈非世道之所關哉蓋其禍實崇於弔義帝一篇未知畢齋之作此文何意先生之錄是文又何見歟皆非後學所敢窺測豈定哀微其辭專者非聖人達權大用則終不可師法而秉史筆者惟直是職歟雖然先生宇宙間間氣也其生也非偶然也則其死也豈人之所能與哉惟其著述浩渺灝噩見者皆望洋焉華人至稱以東國之昌黎然先生生乎程朱之後

而又與寒暄一蠹諸老先生磨礱浸灌則其擇之精而無駁也必有異於漢唐之世矣惜乎姦臣修隙之慘至使畢齋環翠之作嘗蒙　睿奬而猶付火焰則而況先生之文尤可保其萬一乎其後　中廟御世洗寃復爵而其遺文之稍稍收拾者摠爲一册猶足以見先生之大略也或言先生嘗於史册書李克墩醜行克墩見之其禍作之由不專在於義帝文而克墩之後蕃羨燀赫先生則卒亦無嗣識者益有疑於天道然克墩之後爾瞻卒以元凶濟惡覆其宗祀而先生流芳百世多士廟享天道果不可信歟此可爲爲善者勸也先生文集舊有刊本久而剜缺今搢紳

章甫合謀重刊而問序於余余不敢辭而謹爲之說如此云時　崇禎著雍涒灘長至恩津宋時烈序

領府事李公几杖宴序

戊申月日筵臣李奎齡啓曰領府事李景奭以　三朝舊臣年已耆艾然能以筋力爲禮不廢朝請在　聖上優老之道宜有所異錫　上曰然將如何曰　仁祖朝賜李元翼几杖　聖考朝賜金尚憲肩輿　上曰然則依　仁祖朝舊例行之月日都承旨南龍翼奉　敎書二物致于其家並賜香醞珍羞公具公服出迎拜手稽首領受于庭時領議政鄭公太和判府事鄭公致和左議政許公積同詣發焉時余適在城

東寓舍公亦以書見邀而病未能赴則公又命之曰願有以記之余不辭而應言曰孔子曰老者安之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古者以養老爲大事五帝養氣體而記其善以爲惇史三王則因乞言而微其禮故鄉里有齒而强不犯弱衆不暴寡又八十拜君命一坐再至九十則君有命使人受之又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後世此禮遂廢故長幼無序賤齒而尚力其異於禽獸者幾希矣先是　聖上命有司引尸校年皆賜武功爵又賜宰列侍從以上者父母粟米　恩澤溥深矣今又以曠世異數加之於三朝老臣真所謂愛之以敬終之以仁也內自朝廷

外至里巷風俗其有不美者乎公之立朝始終　聖上教書已備而惟庚寅二月事微而不著蓋是時宗社存亡決於呼吸雖有縫縫之道而其喻於利害者皆袖手却立不翅秦瘠之越視唯公獨以一身死生以之不懾不撓　邦國卒以無事自是　主知益隆而士心益附矣其受天之佑壽而康而終受我　聖上恩禮者有以也哉愚故既頌　聖德於前而末乃歸美於公嗚呼此可以觀君臣矣嗚呼休哉時

崇禎著雍涒灘季冬日恩津宋時烈序

察訪蘇公　東鳴　恩讌圖序

九年戊申　上若曰古有國老庶老之養今歲儉財

屈將無以徧及國中惟我宰執侍從勤事供職以事
予一人其有父母而年老者特賜米豆布紬以慰寵
其心焉於是有司之臣奉行惟謹時長城府使蘇侯
斗山曾任侍從官出入　禁掖而其尊君察訪公家居
于益山郡有司稱　上旨致四者之物時公年八十
而少一矣能以筋力爲禮具冠服拜手稽首祝萬壽
領受于庭於是鄉里老幼雲集堵立慶公之能有不
世之遇也維是七月適值公以降之初三日蘇侯欲
因以侈　君賜而振親榮自長城備伎樂豐庭實以
廣邀使命守宰則寧適不來而簪纓紅紫爛其盈座
舉觴稱壽以對揚　聖上之休命則公又慕疏仲公

故事繼而與鄉黨宗族共盡其娛樂鶴髮鳩杖子扶孫持雍然交錯莫不含和吐氣蹈德詠仁熙熙然共登乎春臺斯可謂千一之盛事矣咸曰斯不可泯沒而無傳遂序列爲圖而蘇侯問序於余余起而言曰聖上臨御既教畏樹畜使養其老則天下之仁人將有不以爲己歸歟今又別行　恩典以體羣臣之心則士之報禮其將不重歟以此二者而爲政於天下豈不易易歟今公上有　聖主下有賢子能有今日之榮光其不亦休矣乎然苟不有其年則又烏能承膺哉語曰黃流不注於瓦缶福澤不降於淫人意者公必有隱德陰功受神明之所勞哉余既以此報侯

而曰頌焉而無規者非古道也今復終之以一言之規可乎古人曰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今蘇侯盡心郡寄治績已著行且　召入矣其不能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匡救以裨　聖德之萬一而惟得失榮辱是計則真負我　聖上之大德矣可不懼哉公必將以此戒侯於晨昏之際也審矣明年己酉三月日恩津宋時烈叙

守夢集序

守夢鄭先生始學於宋龜峰翼弼既又從栗谷李先生學聖賢之學終始與沙溪金文元公爲同門莫逆友盖先生從事師友間三十餘年磨礱澆灌沉浸醲

郁人有所不得窺涯者矣晚際　聖朝朝廷以爲重士林有所師不幸天奪之速　邦國斯文之慟蓋久而愈深矣先生平生用力最在周程張朱書其所編近思釋疑於學者極有功文元公嘗發揮參訂焉今學者家有之矣其餘所著詩文總若干篇不幸先生後承牢落女婿羅公萬甲受學於先生其宗慕之誠無異勉齋之於晦翁也其收拾編摩實有賴焉其亂子星斗爲牧海州剞劂而行於世其聲律高庳辭事長短自有後世之雌黃藉曰不得入於作者之堂奥而其立朝以來論議之正訏謨之大其異於古之鴻儒碩弼者鮮矣此豈可使泯沒而無傳也最是先生

自廢於昏朝則人可能也至於　仁祖反正衆方有爲而獨低徊郊坰不輟其囂囂之樂一時君臣誠禮不竭則不渝其所守茲豈世儒俗士之可知哉其學識力量如此則其發而爲論議訏謨者不期於正大而自不能不正大也噫山嶽頹矣著鑑亡矣獨立衰世不勝其景仰之懷而余又文元公之門人也追思平日稱道之語怳然如隔晨事遂愴歎而書其卷首如此云時　崇禎己酉仲夏日後學恩津宋時烈序

南槎録序

南槎録者清陰老先生之所作也曩在　萬曆辛丑有吉云節者潛入濟州誘島民搆亂旋即伏辜而島

良之脅從者懼於崑炎不能自安朝廷議遣使者諭以　朝旨俾知寬大之　恩而仍又秩祀漢拏之壇先生膺是　命以行自辭　朝以至復　命凡幾日矣其間沿途之所作及逐日耳目之所接靡不收録聯爲二巨編程子嘗曰咨訪使臣之職也是録所詳特在於島中風土物産而尤詳於常貢之數蓋古之聖王不貴遠物如橘柚必錫命而後乃貢況島中漁戶採鰒之時捨性命投身於百丈溟波犯蛟龍冒鯨鱷利則得一二不利則空手而出又不利則不得出矣真所謂仁者宜戰慄者也録中所載此數最多蓋不惟至尊而因亦流衍於衛霍之室爛於僕隸之

私此蓋率人而食人肉也以是推類餘皆可見是以
島畏男墓絕少而女墓多寡妻甚夥而鰥夫獨夥嗚
呼其愍惻也哉星山李侯塡爲其州牧爲請是録於
先生之孫壽增諸人入梓以廣其傳倘使是録也得
備　清閒之燕而　聖上惻瘝惻怛之心得以普被
焉則先生當日願忠之心庶幾得伸於今日矣余於
是又有所感焉古之時宵雅肄三是大學始教則使
臣之職其重且大也如是矣然而後世之能稱其職
者何少也朱夫子嘗曰爲臣者奔走於王事特以盡
其職分之所當爲而已先生之間關海路屢阽九死
而終無獨賢之意發於詞氣之間惟於職事纖悉詳

密置水得住嗚呼先生庶幾肆三之教矣卒之晚年之所成就至於亘天地彌古今然亦不過曰職分之所當爲而已故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然皆臣子之分所當爲然則先生當日之使事不爲小而晚年之所成就不爲大正如朱子所論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理無精粗故惟其所在皆不可不用其極者也是以當日之行不但王事靡盬而已其眷戀庭闈之意形於吟咏者亦懇乎其至也傳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嗚呼後之觀是録者其必能感發其忠孝之心而思盡其職分則豈曰小補之哉李侯之所爲拳拳者其

亦在是歟　崇禎紀元之祝犁作噩季秋日門人恩津宋時烈謹序

樂靜集序

清陰金先生嘗序思庵朴相公遺集曰金玉其相追琢其章後思庵而可以當此者其惟樂靜趙公乎公以絶異之姿早有志乎實學沉酣乎載籍之文而敦篤乎德行之懿修於家則慈祥孝悌無間乎父母昆弟之言仕於朝則謨猷風采深諭乎卿士大夫之心至於清儉端潔齊信謹愼之操則雖婦孺奴隷莫不心悅而口誦也蓋公賦性沉靜無他嗜欲故無甚修爲而自然近道雖使生乎齊晉之世洛閩之間不必

見逸於左語之載門墻之列矣所不可曉者同聲同氣相應相求者此理致之不爽者也奈何以公之賢遇　寧考之聖而盖梅未契孚尹見瑕小試而大厄暫容而久躓瘴炎氷雪之餘松摧玉鑠以增識者之歎乎子思子有言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今於公益信之矣公不幸無嗣既沒而門人弟子裒稡其詩若文編爲若干卷其詩皆遇境率意不甚繩削而自合乎規度盖皆性情之發也而其忠言嘉謨所以上裨　君德下固邦本者皆在其疏章啓劄其片言隻字無不出於肝肺之間而憂深慮遠懇叩反覆至於丙丁以後則愈切愈至而絶無徼直沽名之意其

言時蓋見用而其未用者十居七八矣使其皆用則雖改度易紀尊主庇民可也必不至於今日而已然其不能皆用者時也而不害其爲皆可用也噫察其言以求其心考其迹以觀其用則公之爲人斯可以得之矣按公狀曰公平生用功最在經學雖無端的師承而門路甚正嘗曰學問之道只在知行二者不可偏廢其造詣淺深因亦可知而信乎有本者之如是也然則清陰追琢金玉之稱雖爲思庵着題之好語而似亦爲公準備於今日也記昔　聖考初服清陰先生與愼齋先生論後輩人物必以公爲第一且當時文人不爲不多而文衡衣鉢必傳於公使先生

復起而序公之文則想不用他言而儗人必於其倫故雖愚之服公之甚慕公之深而不敢贅以蠡管之說以俟夫後世尚論之君子公諱錫胤字胤之其先白川人樂靜其自號云爾　崇禎上章閹茂重乾之上澣友人恩津宋時烈序

潘陽二先生遺稿序

自古國家將亡必有不世之人出而扶持卒於無成則必殺身湛宗以垂名節故其功雖不及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後世至若陰陽消長之際亦必有有道君子識微慮遠強此之衰艱彼之進不計其身之利害其力既不可敵則含章括囊沒世無悶其心亦仁

矣哉若潘南先生祖孫其庶幾乎此者矣蓋當麗氏之末幸有開先之理出幽遷喬以事　眞主而胡元遺種乃復馳价招諭以尋舊好潘南先生上疏力爭請却其使其義正理明眞可謂得春秋之旨矣及至　本朝　中仁之際國家之隆盛可謂極矣而乃有匪人者敢于其間閃姦打訛其勢復張先生之耳孫冶川先生壯趾憑河將以揚庭孚號而女壯豕孚終有不勝之咎則卷懷遯荒終無悔悋豈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耶夫潘南先生倡明大義遂以身殉故我　聖祖亦且憑藉恃賴不敢取溫洛麥禾以基無疆之赫業以至于今日則天地閉塞彝則泯滅而

上下猶守必東之志至我　聖考而益著傳曰春秋
魯之不幸而萬世之幸其信然矣況先生當吾道既
東之後尤邃於性理而仍與圃牧諸老講論學宮以
啓斯文無窮之傳則亦可見其義之有所本也逮乎
冶川先生其學甚正其志甚高雖其事業未就而能
與靜庵諸賢風動當時其後閩洛緒餘爲世大禁不
啻秦斯之時而猶能公誦於胄筵故雖斬伐銷鑠之
禍前後薦仍而至今章甫庶人猶知善之可爲惡之
可背而又不敢以程朱諸說拋作笆籬邊物其功亦
大矣眞可謂有是祖而有是孫也先生玄孫世采和
叔裒拾二先生遺稿附以碑狀遺事及凡係事實之

可徵者又辨論姦人游辭誣筆合爲一册而問序於余余竊惟秉彝好德之心出於天而無古今之殊而只以怵迫於利害之私死生之大故喪失殄滅而不自知其能卓然自立於頹波之中有以全其心之天而亦使後世之人陰受其賜如先生祖孫者求之傳記能有幾人哉然則其出於燕申咳唾之餘謀猷議論之間者人人皆得以葆藏而傳誦之況於其子孫耶宜乎和叔之切切於斯而不能已也余先祖按廉公諱明誼潘南先生之義故而余又先生之彌甥也其追慕尊尚之志固有異於他人而且也語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而俗變尚類也余於是又不勝其慨

然太息流涕而書之如此云時　崇禎上章閹茂大
呂臘日恩津宋時烈叙

三節遺稿序

邵子曰成天下事難死天下事易然自古及今其難
者何多而其易者反少何也蓋死惡物也苟非辨於
義者甚皆養於中者有素則於是乎威武怵於外利
害誘於內而忽不知其所惡有甚於死者矣若是則
無惑乎易者之反少也世降俗末其少者蓋益少而
惟　本朝果齋尹公祖孫則可異焉蓋我　宣廟壬
辰倭奴入寇公從巡邊使李鎰進禦于尚州鎰見賊
盛跳去曰願君從我公與朴公篤堅坐幕次曰將無

以見　主上男兒到此爲國一死足矣遂死之　崇禎丙子之變其孫薪谷公出守南陽募義士將討賊猝至公抗賊奮罵而死先是朝廷既以天無二日之義謝却僞使而復議通好公與林溪公極言不可未幾　行在勢窮廟議以公及一二守義臣謝敵人公遂與數公不屈而死曰吾只知有　皇上而已我孝宗大王元年　上曰尹暹兩世三人俱死於節豈不貴乎其子孫收拾兩世三稿詩若文取　宸奬名之曰三節要之此三稿既俱是少作而果齋則又兵燹之餘只搜其赴京酬唱於他人集中故尤不免其寂寞惜哉余因竊惟惟帝降衷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而已然仁莫大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而所在致死者以其分定故也噫孰無是心而倉卒之際喪其心而滅其天者滔滔矣宜乎其少之又少而至於間數世而一有焉而果齋祖孫世濟其美以全其性而至於林溪所就則有大焉夫以東偏之一秀才乃能扶天下之大義樹天下之風聲不獨于光於乃祖乃兄而使人人者皆知世間有聖人筆削之大法則夫其所成者豈彼建功立事者之彷彿於萬一哉而其必率於一家爲祖爲孫爲兄爲弟則其世類之所係亦不可誣矣況　聖考綸音炳若日星則此稿雖與叙秩典禮同於無弊可也果齋諱遲字汝進新谷諱棨

字信伯而諱集字成伯者林溪公也果齋有學問文章爲栗谷諸賢所推重二孫之淵源因亦可見矣時橫艾困敦仲春日恩津宋時烈序

懷德鄉案序

吾鄉舊有案中爲一鄉生所失而復以聞見追記則或有訛漏非復其舊矣同春公嘗以是病焉今年秋遂加修潤則視舊加詳矣余惟湖西舊有三大族之稱蓋謂連山之金尼山之尹而其一則懷之我宋也以故案中所録宋氏最多而一鄉之中又有南宋北姜之稱故姜氏爲次多焉夫金尹宋三姓久相與婚嫌爲舅甥焉爲姨姨焉則名雖爲三而其實一而已

矣況於一鄉之內則朱陳之好已久而睦婣之義尤有所異者焉其最著則驪州之閔慶州之金錦城之羅東萊迎日溫陽之鄭全州延安咸安之李潘南密陽順天之朴若黃韓延邊盧梁諸族經緯星陳而其桑梓連陰弔慶無闕則已足以接慇懃敦俗尚而最是丘壠相望霜露同候歲時祭祀有無資助負戴肴羞交錯道路若是者其事契恩情雖欲不厚得乎昔朱夫子生於同由長於潭溪老於考亭而其眷眷之意則每在於婺源紫陽於其人必加敬焉然則凡人其於祖先託體之鄉其視之當如何哉禮所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初者實天理之自然而人情之

所不能已也雖其遷徙不常興替有異而其敬禮之義則當世講而不可衰也然則此案之修其所係誠不勘矣雖然一鄉必本於一家而一家又本於一身其身不正則雖骨肉至親之間亦且悍然而仄目矣其有不得罪於鄉黨州里者耶苟能以孝謹禮讓忠信篤敬爲主而以修其身以正其家則不獨行於一鄉將以及於一國與蠻貊可也其下方所録鄉約之法雖不能遽行於今日然人人苟知有此道理則其正家善俗之方不外於此此則不能無望於今與後之君子也　崇禎壬子九月日鄉人恩津宋時烈序

創業與中興文藝家亦有之我朝延安李氏比之於漢則樗軒當爲赤幟翁而月沙其絳衣公乎月沙聲名播聞　中朝至於江浙之遠則豈所謂反復勝者歟守成之難古人已言之矣白洲其不爲永平而靜觀其不爲建初章和矣乎東京節義之盛晦翁以爲光武明章之烈而史稱章帝事從寬厚文之以禮樂而其詔書有勿取浮華不直以言語筆札之文則其視息馬論道臨雍拜老之先法抑有質勝文之意而又嘗戒以知順人而莫知順天則其上達天德之意又有異於文考烈祖者矣靜觀幼有頴出之姿旣通朝籍歷踐華要卿月之位朝夕當至而顧乃逡巡却

步一築郊外日以講學勑身爲務蓋旣沒而其子喜朝裒集其平生所著詩若文爲數册將以續於先世遺集之後余惟樗軒當　世宗文治之世一時文章之盛振前耀後而牛耳之執獨常見推焉則其豪健雄偉何可量哉而月沙公祖述其業益大以昌爲國家軒輊又有賢子承述於後又至其孫而有靜觀焉則海東精英之氣可謂萃於一家矣猗歟盛哉然評其三世述作則似乎遞低一等如古語所稱而若論靜觀從事之實地則抑不可謂不聞當仁不讓之訓矣故其論著多本於道德性命之原而其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說必依於洛建緒餘不徒藻繪之是尚

而已然則論漢家創業與守成者固自有次第而守成之中又不無規模氣象之不同者今以靜觀比之於建初章和者其或庶幾乎其否乎記曰凝人必於其倫姑爲是說欲以質於知言之君子云時　崇禎昭陽赤奮若五月日恩津宋時烈書

經書疑誤講解序

國朝設置校書館隸以文臣而俾專其事然未必選也故或至於數慢而名實爽焉則時又別設校正廳勿論文蔭其有經術者則揀而充之事訖則罷去又時遣質正官詣　皇朝訂定其疑文訛字以故士子不患於亥豕金銀之相眩矣自　國家多事以來百爲

廢墜經籍尤甚而其出於私板者舛錯愈多夫書所以明理者書有未明理隨而隱況其有誤害當如何識者久以是病之歲在戊申今大司憲閔公鶚重建議設局妙選文學之人以本職兼管焉已而諸公咸推穀洪員外靚專以其事委之洪君自少文藝之外遊心經學旁及百家自受是任日夕不懈始自大學以及三經每了一書以余閑居無事輒記其去取刪乙之意爲一通以來示之愚竊仰其詢莽之盛心必盥手而尋繹焉則其詳審精密既可以置水不漏而又老成忠厚絶無輕銳專輒之意眞所謂寡過者矣雖號爲工訶者終不能詆以不韙之犯矣愚以爲是

役也不惟有益於世而其絆己致精之際心存不他洩然理會自至於學進而罔覺則其爲己爲人之功可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夫仁至難成而子夏以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爲仁在其中蓋惟經履辛苦耐煩理會非志慮飛揚以徇物欲於外者之所可與也則今日此事其可以小事看哉既而收拾其前後往復之說編爲二卷以俟後人之具眼者其謹而勤也至矣朱子之所以教授之者不出此二字洪君其得與聞乎是者歟愚仍竊有所謁於洪君也夫四書六經國家所以課取士子故士猶得以誦讀而知其有舛誤矣至於宋之四子全書朱子大全語類近思淵源録

諸書實與經書相爲表裏而顧反束之高閣未嘗考校使古賢立言明理嘉惠後人者任其改頭換面而莫之知也豈不可惜也哉深願洪君繼此而身入其中日譬月訂期於究竟而後已則雖老且病思請竭才而相其役矣噫雖使洪君英馳俊驅於館閣之間以煥王猷然其爲己爲人之功則恐有遜於此者矣洪君其念之哉後六年癸丑孟秋日恩津宋時烈序

玉山詩稿序

玉山李公栗谷老先生季弟也諱珥字季獻先生以禮御家公孺染承率怡愉湛樂克宜其家文質彬彬非公藝春津之可比也每先生燕申之時上奉庶母

及伯仲氏子姪環侍則必命公彈琴歌詠節族雅亮音調清壯聞者自然氣平而心和忽欲消散先生嘗稱季獻氣質非余可比又筆法精健如龍蛇飛動得之者不翅如隋珠和璧也平蒙　宣廟睿奬而詩則公不甚自任亦不甚稱於世也蓋既沒而散落漂沉者十之八九今寧海府伯東溟尹宗公之曾孫也裒粹收拾得若干什將以付剞劂氏余嘗得而讀之意緒蕭散詞致鏗鏘往往能造作者藩籬眞所謂零金片玉愈少愈奇也蓋嘗論之公之所不見稱者猶尚如此則其見稱之筆法必入於妥遷三昧而老先生所稱氣質則又非筆法之可比也世之覽此稿者節

次魏上則亦庶幾得公之大槩矣　崇禎甲寅月日

恩津宋時烈序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一

序

澤堂集序

我東文獻之盛莫如　本朝宏儒碩士步武相接其篇章辭命皆登梓傳布摠而計之則將至於充棟宇汗牛馬矣然求其義理之精論議之正可以羽翼斯文裨補世道者則未有若澤堂公文稿者也蓋聞公自幼專意於四子六經程朱全書性理大全等書以其餘暇泛濫諸家博極無餘然晚年所主又在於朱子語類入其中而盡其精力悉見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此既爲在我之權衡尺度故雖博極泛濫而擇

之也精辨之也詳而其發爲文章者無非義理之實而非藻繪纂組者之可比也此其平生用功之地與收功之實也余又嘗遍觀其全袠而其示兒一編尤信其源委之有在矣公季子端夏季周猥以事契相從矣余問此稿何不欵劂而行於世耶曰噫此遺戒也先人嘗自以爲不滿於意而不足以傳世而示後也故使之不出巾笥但爲子孫之守而已余曰此亦可以知公者也夫人不見其全體大致則得其一端沾沾自足便謂其如此而止已此如暗中手摸箕杵爲象是可哀已今公旣於朱子書涉其流而游其波則真所謂觀於海者也是以其識見愈大體驗愈深

而其意則愈謙其可以知公者實在於此矣然程朱以後義理大明大而天地高深微而蠛蠓牛絲毛無不闡發則詖辭異說亦可以止矣而自　皇朝以後如陽明白沙輩蜂起蛙鳴各自眩售故書益多而理益晦雖洪水懷襄而其害蔑以加矣然則公之議論文章其可以終不傳於今與後歟遂編摩成袠揔三十四編其詩文十編續集詩四編則並公所自選而略有精粗之別者也又詩二編則丁丑後所作而文谷金相公壽恒所選也別集文十八編卽余就餘裔而所續選者也抑公有大焉者公嘗病　國史自有黨論以來載筆者各任己私四五十年之間無公是非

而卒之奇自獻李爾瞻陰削舊録肆加誣筆則尤有所不忍言者矣公於　仁祖朝上劄請加整理朝廷遂以屬公公亦自以爲知罪在此起自　宣廟之初年梳洗要刪事核而辭實大公至正可質神鬼蓋公生於黨論之後常以大過之獨立不懼存心故筆削之際無一毫偏陂之辭此公之最有功於斯世者然非理明心公之君子孰能知之公必遇後世之子雲堯夫故並附見其說焉文集之刊全羅按使李公東稷實尸之而家弟時杰爲宰南平亦相其役云　崇禎紀元之閼逢攝提格陽月日恩津宋時烈序

市南集序

市南公文集幾卷其長胤正郎命胤胤甫所裒集者也胤甫嘗託余以要刪余非惟不能亦未暇也未幾胤甫亦下世而世變又如許尤不敢出以示人矣胤甫之孤相基將巾衍而深藏以待後世之子雲堯夫終必有所遇矣第惟公少喜詩酒遇境輒發於吟咏者不少此則雖可見其情性之一端而非大體所關宜有所簡選也當南漢危急之日慷慨論事義理昭炳可與日月爭光旋在謫籍晏即任便優游江湖日以經籍培養本源知之日益明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而望實日益隆則朝廷不許其閑適矣孝廟初服忻旨流竄仍復退處八九年之間所以

危深增益理明而義精者又非前日之比也及其末年際遇昭融取以自近而處之以機要公亦以世道自任知無不言必竭底蘊世方期其有爲而　孝廟上賓矣公逝　往事居方物謀慮罄其忠益以死爲期而公則病矣蓋其五六七歲間見於章疏謨猷之中者綱條甚正義理甚明既非迂濶之陳談而又非功利之卑論也雖其人心不如我心做時不似說時不能皆底於績而不害其爲皆可績矣最是庚子歲宗統一劄明白痛快憂深慮遠以爲必爲小人日後媒禍之大端矣十七年之後其言大驗不啻扙著燉龜之灼然噫公能知來物於十六年之前則其於

目前是非利害之實其有不知而言者歟然則公之章疏謨猷皆可底於績者可信無疑矣嗚呼龍亡而虎逝鮹鱔舞而狐狸號撫誰昔而興懷念音響而隕涕略綴梗槩使並藏之萬一後世果遇子雲堯夫則必以愚言爲不誣也　崇禎紀元之後丙辰月日恩津宋時烈序

送朴大叔鏞北歸序

蓋惟久翁以誠孝至行化及朋儕至蒙　仁祖睿奬大叔又能孺染家庭篤志力行此實朋友中可望者也第惟古聖賢教人既有次序而又必使之趨於大中至正之規故中庸所說力行在好學之後而朱子

亦曰力行而不學問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而所行或出於私意夫篤志力行固學問之本根而亦不可恃此而緩於讀書窮理之功也大叔正以此時不顧禍福利害越千里而見顧入吾室而目見架上羣書欣然相與談說亦可見其仁勇邁往之一端矣第不無意屢偏而言多室之時此無乃只以篤志力行爲足以入於聖賢之道而不屑於窮格之功故致有此弊耶故中庸以賢者過之爲道不明之端其立言垂後之意可謂至精而至密矣於是相守一旬之間相與讀近思録一周而又與討論朱子論學奏劄及大學或問中格致一節以爲於此而有

契焉則可知用力之方而於大易知至知終中庸尊德性道問學孟子至力中巧程子涵養進學等說皆有所實巴鼻實下手之地矣幸大叔以此而歸而求之夙興夜寐齊頭做去果見其漸有次第漸有端緒然後還以教我俾於未死之前粗有一斑之窺則爲賜大矣然亦勿以語人也恐速焚坑之禍也丙辰九月三十日書

李仲輔所藏白沙文忠公眞蹟序

余少讀尚書其虞書五篇則不覺心中喜樂直欲手舞而足蹈也自三代以來則雖極於隆明然夏有五子之歌商有箴黎微子周有呂刑義和諸篇雖其與

替之數如春之有秋有不得免者而人心之喜惡則亦有所不可誣者矣於詩亦然二南與頌之外亦正變相仍噫人生叔季好看者例少而至於三古亦復如是何也余伏窩觀白沙文忠公手書所編　上批一卷自　萬曆癸未至于辛丑十九年之間則亦可以觀君臣矣自戊申以下則無足議焉而其不好看又不止於五子諸書幽厲以下之詩也然書終於秦穆詩止於下泉皆有亂極思治之義聖人所以明陽未嘗亡也此編亦訖於丁巳獻議噫陽真不亡也以此扶持眇綿於積陰之下以啓　仁祖中興之偉烈善觀易者於此亦可以深契矣夫陽不可終無者以

天理之不可無故也然陰亦然矣編內所謂執法云者實陰類也慫恿昏虐推刃同氣其手既滑則遂至奪稚孺於　母后之懷而爛殺之終於幽廢　母后而後乃已故　仁祖朝論罪之辭引用黃臺抱蔓之事矣今其遺孽竟肆贏孚其勢莫禦而公之曾孫世弼仲輔上疏落南亦在公獻議遷北之歲噫相爲消長之理天且不能違而天運一周之數其亦可謂妙而難測矣仲輔葆藏此編將以示於無窮而俾余題其首云己未二月日書

遯庵全書序

平壤箕子故都而鮮于其後裔也九疇固爲聖賢大

法而兼有八條之教則西土宜爲文明之地與洛陽等倫而乃爲徧荒武略之藪鮮于氏亦衰殘陵替不知出於聖賢帝王之尊論者於天道不能無疑焉東表上下數千年間興廢相因而至於　本朝專尚文治聲教訖于四裔於是有鮮于遯庵諱浹崛起於遼徙流丐之中不由師承自知爲學凡聖賢之書無不究極又東至京師南遊嶺表以博觀而達其趣求立於無疑之地可謂豪傑之士矣西方學者蔚然尊信負笈而全集遂開門授徒窮日夜不倦於是弓戈變爲俎豆勇悍化爲仁義其文辭與上國齒聞甲乙仕王朝者亦輩出焉自　仁祖朝屢以官徵終不起嘗

再造京師皆即歸上數千言論帝王之學　孝廟嘉納焉蓋既殁而其門人裒稡其平日著述五編請序於余余試加繙閱造化之本源性命之精微無不論說會聚皆出於經傳及濂洛關閩諸書或有全用其文而不易一字者蓋觀公意則以西方文獻不足也節略其精要以爲學者指南故其疊床架屋之嫌有不可計矣蓋自朱夫子以後異說益熾喙喙爭鳴者不知其幾而公之書無一語師心出己以自多焉可謂篤信前言不昧所從者歟惟其所論多是上達處而日用下學之實反不足焉豈以箕子洪範之書專於造化性命之理故不敢變其祖師之餘矩而然耶

我 仁祖大王卽位初頒賜擊蒙要訣於八路鄉校顯宗大王又命儒臣校正小學諺解以爲化民之助顧西土諸君先看此二書然後讀公之文以尋路逕而因盡博於經傳及濂洛關閩諸書則庶幾不悖於公之本意矣公所自爲說者不無一二可議而非大義所關不暇論辨云重光作噩孟夏日恩津宋時烈序

長洲遺稿序

堂叔父長洲公自少喜爲詩操筆輒慕唐人格律性不耐紛囂築室于交河之綢橋村庭除蕭灑罕接人事遇興必寓之吟哦積成編什石洲權公嘗匹馬相

訪留連數日贈詩留別自是詩名益重然石洲竟殞於詩案而公則免焉豈得天際輕陰之遺意歟年既七十遭遇　明時而猶沉沒田野嘲傲風烟若將終焉既而白首下僚意有不樂遂浩然長嘯而歸倘所謂詩能窮人者非耶既歿而遭罹兵火散失殆盡今曾孫三錫收拾裒稡僅得七十餘首又其得於傳聞者訛誤相參論者惜之然一臠而全鼎可知矣大抵亦不如其人其人正詩所謂如玉者也若見公平生者可知斯言之不誣也噫知其詩者亦鮮矣況其人乎世有韓文公則此路轉嶇嶔之句不必爲一東野而發也公諱廷祚字君受以孝友世其家云爾　崇

禎重光作噩季夏日堂姪時烈謹書

心經釋疑序

臣竊聞惟道無形該貯於心以爲一身之主而爲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語其大則極於無外語其小則入於無內雖堯舜之欽明濬哲亦豈外是而能哉然既主於身而身有耳目口鼻五臟百體之形氣則凡其聲色臭味充盈安逸之私又由心而作用與夫所謂道者相爲賓主消長焉苟或不察於此而一爲形氣之所掩則舜之爲跖聖之爲狂只在瞬息俄頃之間矣可不懼哉是以舜之將以天下禪禹也必以人心道心危微精一十六字相爲授受而禮樂刑政不

與焉可謂深切著明矣宋儒文忠公眞德秀首以此爲心經首章以至程朱格言而止而　皇明程敏政附註其間則聖學之要蓋略備焉恭惟我　孝宗大王尊信此書日使筵臣進講而旣又躬讀數過詳玩其文沉潛其義必欲以堯舜之心爲心嘗語筵臣曰私意之萌於心者尋必覺之嗚呼其文理密察深思實踐之妙可見於此矣至其　末年道明德盛則輝光赫烜表裏洞澈凡在臣隣至誠尊親而惜乎廷臣未有能承奉其全體大用之實而天靳　遐齡此率土臣民所以至今悁號追慕如喪考妣者也惟我顯宗大王嘗語及此書而自歎聖躬善病不能盡力

於此矣今我　聖上深味此書由二聖而達于堯舜之心實我東方千一之會也惟茲釋疑之書本出先正臣李滉之門其記之者實門下人李德弘李咸亨而滉又合二家所記財酌證正可謂端的無疑矣然而屢經傳録不無重複訛舛　聖上病其然使諸筵臣校正以進而如臣病伏草莽者亦使得與於是役　聖上察邇詢莞之盛心亦可見矣時則副提學臣李塔相臣金萬重大司憲臣朴世采等先後致力而又使道臣李秀彦取真本於德弘之外孫金萬休參伍比校而於李滉元本則不敢動一字蓋尊畏前輩之義不得不如是也萬休年老積學手録家藏其

爲來歷可謂眞的矣校旣畢　命書局印行要與四方共之臣竊聞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心者也存心之要捨敬字何以哉　殿下試以　列聖之心爲心而溯而求之堯舜禹湯文武之心而施之於修齊治平之上一日之間必有天下歸仁之效矣若或徒事誦說而已則書愈精而心愈荒適足爲作聰明自聖人之資矣臣爲是甚懼焉謹齋沐稽首以獻焉臣宋時烈謹序

孤竹集序

余少也則聞孤竹詩詞是近世絕調時余未能曉事不知他求於公也壯歲得依金文敬公門墻獲與公

嗣孫鎮安公父子游因想像公家法之懿風流之美而惜其只以詩聞也及其老也遍閱公遺事又從先輩長者得公之事蹟尤詳然後乃喟然而歎曰是將以人掩詩而乃反以詩而掩人耶自恨其淺之爲知公也蓋撮而言之則公之所與游牛栗兩先生也朴思庵鄭松江辛白麓諸公也古語云不見其山願見其木斯實語也栗谷嘗以氷霜素履稱公蓋其清苦之節人有所不堪而處之悠然見山海等閃姦之狀便絕舊要以故玉堂湖堂銓郎之選皆被阻遏而終不悔焉其以先見之明諷切栗谷又似獻可之於司馬文正而其言之符合如左契焉然則公之爲人不

待臚列而可知也公之詩雖逼於天寶元和豈足以掩其人乎抑公之詩栗谷先生稱之以清新俊逸有人合刋於白玉峰詩集則崔簡易豈以爲非所班而著說以難之華使朱給事之蕃歎賞不已並與鄭圃隱諸賢之作刋布於 中朝若是者詩可以掩人乎人可以掩詩乎必有能辨之者矣公海州人諱慶昌字嘉運孤竹其號也 隆慶戊辰及第官至鍾城府使鎭安公諱振海今收輯公詩而繡梓者其季胤碩英嘗遊文敬公門下者也鎭安公亦清疎喜爲詩文敬公嘗稱其固窮之節云時 崇禎癸亥恩津宋時烈叙

靜庵先生文集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道術裂而莫之救粤自五星聚奎宋治休明而熙豐以來詖淫之說肆行使道常無用於天下則朱夫子爲是懼而倡言排之矣夫以九土爲天下正處堯舜湯文之所治周孔思孟之所教而猶尚如此況此東表之偏去中國數千里之遠哉然而箕子來教于前孔聖欲居于後則其風氣物性一變則可以魯而又一變則幾乎道矣麗氏之季圃隱鄭文忠公奮起千載之後聿尋皇極之緒而其所以爲學則實源於朱子之書當時朱子之書始來于東人莫之知也獨公溯其源而游其波以至于 本

朝之寒暄則專以小學爲修己教人之方擬之於湖學之得其本者也又一傳而至靜庵先生則天姿粹美瑩澈無瑕早聞聖賢之淵源常以爲非學無以知道非道無以爲治其爲學專主於近思録蓋朱夫子以爲二程書其出於門人所記者或有不純而張子或有過者乃與呂先生擇其精要者以爲此書則世以爲四子之階梯者眞確論也先生於此書不翅若菊蓼之悦口眞知實踐既以修己而將以推以治人然後學以爲道道以爲治而其體用一源理事相須使道德不爲天下裂則朱夫子所公諷治出於一者煥然復明於世矣雖其駭機闖發於中道不展厥施

而其明聖道以開後人之功反有加於一時之善治矣既而世道復升崇報之典至於從祀聖廡可謂無遺憾矣獨其嘉言善行殆將堙沒而無傳蓋當時斬伐之際人人諱言姓名則其餘可知也識者之齎恨殆今二百年矣頃者完山李箕疇汝九始蒐輯遺文事蹟而達城徐文淑士和又得若干條於先生五代孫渭叟先是又有 宣廟朝所命撰輯儒先錄而先生居第三焉士和委託編摩之役於潘南朴公世采朴公又徵遺蹟於江都留守李公選而悉取諸家始克成編原集四編附錄五編其言其行雖不可保其一無滲漏而亦足以見明正學壽斯道之大略矣諸

公之用心可謂勤矣士和又屬余以弁卷之文余既爲先生遺事屢犯不韙之罪矣今不可辭謝矣抑有所疑於心者李文純先生嘗撰先生行狀其所以稱美者至矣而至其與門人酬酢則頗有不滿底意思而亦時有不遜語必有所以而恨不得掃門而仰質也抑嘗思之朱夫子於二程夫子直以繼夫堯舜孔孟之統而至其論辨義理處則亦未嘗一毫有所回互豈文純亦有所受而然耶余恐後人不知其然而不有疑於先生則或疑於文純故略著於此而以俟夫知言之君子云時　崇禎昭陽大淵獻臘月日後學恩津宋時烈序

竹西集序

盖當我　孝廟丙申竹西李公敏迪惠仲進大對爲第一　上令首相鄭公太和進讀曰此眞經濟文也噫公雖於塲屋猶不爲空言剔於章奏　筵席豈有役浮華務夸毗以捨其所學哉昔王梅溪龜齡爲進士時有所奉庭對又有館閣時奏事等文宇朱先生以爲讀之眞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然而又必勉之以尊德性道問學致廣大盡精微之學今公於是乎必不以其所已造自足而用力於斯數者如先生之所云而人有未及知者耶嗚呼我　孝宗大王得精一之心法接帝王之統緒使公無得於心只資

口耳剽竊經訓裒稡陳言湊成篇章則烏能契合
聖心如此之深哉蓋其知之明故言有精神有精神
則雖越宇宙尚能使人興起況咫尺　威顏乎公固
將大用展其所學矣不幸權姦當國　宗社傾危同
春宋公浚吉打愚李公翔相繼論斥皆忤　上意公
以大司成因論培養士氣上疏極言二臣事遂謫官
嶺表因棲遑擯棄伊後世道益變而公之所言鑿鑿
符驗則其先知遠慮又非但一時慷慨論事者之比
也逮乎今　上殿下聿更新化朝著清明依曲江故
事祭同春復官打愚而公之墓木已拱矣今胤子湖
南按使師命集公遺文將以剞劂而問序於余余曰

可以知公者不在多言只大對一篇足矣此不獨可以知公亦可以上窺　孝廟心法矣既以是復于湖南而歎曰公之大對以心爲出治之本而論心之妙至矣昔蔡九峰序書集傳以明帝王之道曰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嗚呼公其有得於斯乎觀於章奏諸篇亦可以知矣嗚呼今日何處得來大對篇終引而不發之微意不復聞於搢紳章甫之間矣俯仰今昔爲之太息而叙其篇端如此云時崇禎閼逢困敦姑洗之下澣恩津宋時烈書

文元公老先生學純道尊誨人不倦執經而質疑者甚衆如谿谷張公畸庵鄭公月塘姜公同春宋公愚不敢知孰爲升堂入室而家庭詩禮則又有愼齋文敬公焉畸庵則以世誼之故相視眞如父子文敬公眞如兄弟也而其子弟如滄洲公仲文諸公視公如眞父兄矣公以先相國松江公抱寃泉下公常嚙血飲泣如不欲生老先生輒爲之考訂事實而清脫之逮至　仁廟初服又與公先後訟白而獲伸焉松江之於老先生其道義之契可謂盡矣此不惟可以知松江公而亦可以知公矣公嘗學易於先生至象數至賾處先生試以問公公應之灑然先生許以相長

焉公之見重於先生又如是矣此豈後世曰師曰弟子云者之比也先生殁公與月塘聯名爲侑文哭奠於柩而使同春讀之又與清陰文正公谿谷公先後爲墓文又爲院享之辭皆竭其所見知然則先生道德固崇深溥博而其知之詳信之篤而善於形容切於羹墻者則又未有如公者也公之師友淵源可知也已公之文詞最以典重見稱於一時谿谷嘗稱以能於大豈所謂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渾浩流轉者耶公性度嚴重簡默雖門人子弟不敢問其平生所讀所好然見其文者以爲出於秦漢諸書也公既没而兄子濬晏叔裒稡文稿而刊行焉中罹

同祿之災今公側室子泣爲縣同福謁於巡相李公師命重刋以行而請序於余蓋以余爲公同門而同門士今無在者故也然公喬木大家而余則蓬蓽之賤又年輩後也未嘗交歡親密而惟於先生殯前相向而哭公又以余爲可教而奬許之至今五十餘年世道變嬗而松江公又一遭屈伸矣未知此後世道又幾度汙隆也　天啓甲子公訟寃疏載在此集見者足以知其源委矣是爲序甲子七月日同門人恩津宋時烈序

無何堂文集序

天下之善美未嘗有無淵源者無何洪公慕堂之孫

月沙之宅相其家世有如此矣少膺　仁廟睿簡爲
宣祖大主儀賓極被　仁穆聖后眷遇其貴富可謂
無二而公皆不有焉惟文學詞華是耽是習兩翁衣
鉢之傳庶幾乎有在矣以故一時名流亦不有其家
樂與之友善酬唱如塤篪和諧如宮商蓋既殁而其
胤宗伯公萬容伯涵孫重箕九以裒稡平日詩什爲
若干編以示余余嘗玩閱其始末聲韻瀏亮而絶無
珂馬春陌之氣象句語贍蔚而時有郊寒島瘦底意
思豈所謂紈扇上寒林雪竹者非耶最其中謝人語
類作有云正合晴窻檢寧愁老眼迷既不以爲古人
糟粕而又不欲望洋而却走其意思甚好矣昔陳龍

川崇慕孔明之抱膝長嘯而有樓臺簾幕之句則晦翁議之今公則正相反此其所以始終本末未沫於先徽者歟余以蓬茅賤士望之若霄漢上人矣然余與李幼能諸兄弟游熟聞公內行之美其兄弟即公內從也　孝廟時公猥臨族邸款款談話殆至更僕既又請書其先世墓舍之扁而曰筆勢蒼古余謝之曰伊川以善書爲不知道公豈以是警余歟相與一笑而罷追憶前言如隔晨事而公之墓木已拱矣遂爲弁卷之文以塞宗伯公父子之請云　崇禎閼逢困敦仲冬日恩津宋時烈序

沙溪先生遺稿序

語曰辭達而已朱子釋之曰不以富麗爲工我文元公先生一生沉潛理窟不事著述或不得已而見於文字則質實渾厚絶去華飾故見者曰大朴未散也以故其所論說慤謹精確攧撲不破盖一主於朱子雖程子之說苟有異同則亦不無從違況其餘乎若於經傳則多以漢儒爲是盖亦曰朱子於釋經嘗以漢儒爲有功雖有可疑者不可句斷也最以擺脫舊說剏爲新巧爲便儇皎厲之習而深斥之故雖尋常書札亦必老成謹嚴不敢師心臆斷傳之久遠可期其無弊矣昔孔門諸子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得其宗乃質魯之曾子而已然則學之爲道豈文華之

可與哉文敬公趨庭傳受既修先生所撰喪禮備要
疑禮問解等書刊行於世久矣其餘經書辨疑家禮
輯覽則公以授時烈時烈不敢以匪人辭既編摩入
梓而惟奏疏書札暨細瑣文字若干杏無甚次第今
又收輯第録而附以若干語録及後人爲先生記述
若干篇名以遺稿而不敢以文集名焉蓋先生平日
自謙之意有不敢忘云爾　崇禎紀元後乙丑月日
門人宋時烈謹序

家禮輯覽後序

晦庵朱夫子編集家禮小學近思録諸書及如四書
二經下至周程張邵文字無不註釋辨解而惟禮經

則晚歲始得施功自以精力衰耗其所以求助付託於朋友者極其諄諄然而其所編摩至於王朝禮十四而止所謂儀禮通解者是爾而喪祭二禮則猶未及焉其體用本末之粗完而可以羽翼本經者獨家禮一書而已我文元公老先生早登栗谷之門其所誦法一主晦庵而自小學以下皆有辨疑曾已刊行而所釋近思録則編入於守夢鄭公曄釋疑中矣常以爲朱夫子晚年所致意者惟在禮書則後學於此尤當盡心焉既爲喪禮備要疑禮問解以盡其常變又以爲家禮之書出於草創亡失之餘而其儀度名物之際讀者猶有病焉者遂逐條解釋辨別其章句

填補其闕略訛者正之疑者闕之既成名以家禮輯覽又爲圖說一編實在卷首而凡古今儀物之可徵者悉皆如指諸掌焉自後家禮之書人皆可讀焉其功可謂盛矣蓋自 皇朝以來祖述此書者有丘氏儀節魏氏會成楊氏正衡而然其損益修潤皆不純乎朱子之本意而或反有相戾者故退溪李先生常不滿於丘儀其於魏楊可知矣蓋以此書即是草本而未及再修者故後世之議論敢到而至或以爲非夫子之所編則其謬益甚矣然其冠昏之修既冠於通解之首則學者自可推本求末而後世紛紛不足慮矣惟喪祭二禮未暇及焉勉齋續編雖甚詳審精

窈然學者猶以未經夫子之手不能無遺憾焉以故先生於此二禮用功尤甚雖謂之置水不漏可也然則是書也可與勉齋續編共爲輿衛於朱門也審矣嗚呼禮者本乎天理而紀綱人道之大端故書曰天叙有典而又必曰天秩有禮夫子論夏商周之因革必以禮爲言而朱夫子則又以爲典禮淆訛便爲儉人舞文弄法迷國誤朝若梳洗得此書頭面出來則亦非少助也又歎餘日無多嘗曰未知及見此書之成否其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先生深知其意有若親承付託於面文之間至於易簀之歲猶且不住點綴卒爲成書朱侍郎所謂當有以識其心之所存者其

在斯歟噫先生之功庸或知之而先生之心未必知之也若余小子弱冠獲遊門下服習緒餘不爲不久而行之不力老矣無成感良工之獨苦撫遺編而興喟嘗竊妄論以爲先生之心眞以朱夫子晚年之心爲心也恨不得使朱侍郎見之也先生歿後胤子文敬公與諸門人共加校讐藏之巾笥達城徐公文重完山李公師命前後爲兩南方伯剞劂而行於世蓋亦知其有補於風教也　崇禎旃蒙赤奮若孟夏日門人恩津宋時烈謹序

河西集序

有一介人自廢其身而宇宙以爲棟樑日月免夫晦

蒙其跡愈泯而其名愈傳然而人莫知其所以然也能言之士亦不能以一辭贊其幽洫之妙者曰故河西金先生諱麟厚字厚之也先生生於　正德庚午七月十九日自能食能言出語作句動驚四座　嘉靖庚子以進士登第時　仁宗大王毓德春宮　中廟專委輔導之任　仁廟深知先生道德學問之懿誠心敬禮召對頻仍先生亦以爲潛龍之德度越千古異日唐虞之治必臻無疑際遇日益昭融期待日益隆重　仁廟既德成聞著臣衷願死則世之期望於先生者可知也　仁廟三朝之孝益盡於異顏之母后中外以是益知其孝德克臻乎舜文之域而先

生涵養薰陶之效亦不可誣矣歲甲辰　中廟上賓
仁廟卽位皆以大猷是程望於先生而先生不無神
於知幾者矣雖初服之庇倚切至而先生觀變玩占
感之於進退之際矣乙巳先生猝聞　仁廟奄棄臣
民號擗屢絶如不欲生每於　仁廟諱辰往入深山
痛哭而歸　明廟卽位文定垂簾屢有除拜召旨勤
懇而一切辭以疾病庚申正月以疾卒于正寢享年
五十有一矣蓋旣沒而諸門人裒稡平日著述爲全
集不幸燼于回祿如西銘事天圖周易觀象篇世無
伏生之口誦者故仍不見於世惜哉今詩文若干卷
則文谷相公所游心致力而刊行於世卽古所謂焦

尾者也其論說理致之文頗見於李文純公小說證訂禮書之語編入於金文元公輯錄悉皆精深粹白擷撲不破要非後世註家之所及也竊惟易大傳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人以藐然之身而能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以其有仁義也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今先生之義既盡乎君臣則其盡仁乎父子可知而大綱立矣然大綱既立而萬目不舉則道非其道矣先生於經傳史集無不究極置水不漏其行於家則儀章度數一毫不敢放過而至其講論乎筵席則以爲道之大體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

至論其用則入於至小而無內必須兼費隱包細大而不遺然後王道備矣嗚呼先生可謂豪傑之才而見道分明者歟如使　仁廟聖壽無疆而先生展布抱負則其範圍天地之化可庶幾矣皇天不佑竟爲志士之永歎可勝痛哉或疑先生晚歲沉冥之託有非聖賢之規余謂太伯之裸以爲飾不害爲至德而箕子之佯狂爲奴亦爲惻怛之仁先生豈無所受而然哉湖南章甫立祠于筆巖而　聖朝宣以恩額崇報之典至此而無遺憾矣今先生外曾孫李實之來求遺集之序略書平日所感於心者如此而其詩文之醇病華實有不暇論云　崇禎柔兆攝提格孟夏

日恩津宋時烈謹序

雙清堂題詠録序

飛來溪水出東澹山西流十許里而入于甲川其村之名以宋者以其居是村者無非我宋也雙清堂在其中半之北畔我先祖處士府君之攸芋也府君清風峻節振耀今昔清陰金先生以府君外裔實撰其墓文堂之題詠則起自朴蘭溪塤終於權石洲韠而皆揭諸楣間今八代孫奎濂以節來按本道凡先世之未遑者多所修舉而末又取堂楣間諸作刊示於諸宗之未登斯堂者又欲以質於大雅諸君子以求廣續而復取其曾祖松潭公諱栻壽賞心軒節友堂

諸作洎筆札附見於下方或曰既曰雙清堂題詠則今茲二件諸作之附見其亦有說乎應之曰凡物莫不有公私自其私者而閱觀則一膜之外皆不屬己自其公者而達觀則凡宇宙間物舉皆囿於吾人方寸中矣方府君之深衣幅巾焚香靜坐於堂上也曾無一點私累入於其心而胸次悠然八荒之遠萬象之多卷之而不盈一掬當是時也堯夫先生所謂以道觀物天地亦一萬物者即是真境也寧或局於一堂而彼此之可問哉然後約之而竹間之清韻溪上之流光為一堂無盡之藏以傳之子孫而松潭公為其適承則凡其所處近而節友遠而賞心何莫非斯

堂之清致也昔濂溪之風月無邊而二程先生得之於庭草之上吟弄而歸也自謂有吾與點也之趣師承既如此則況祖孫之相禪以形骸者乎若是而猶以彼此而差殊觀則豈不見笑於大方之家乎我宗屬殆遍國中苟皆得府君之心而爲心則庶乎得其真趣於吟哢之間余既以朱夫子所稱宋村判院之號偶合於吾宗之舊而猥謁諸君子揩諸聲詩矣又敢爲此序揮發其萬一而適又宋之爲村有上下之分者偶同乎樸田之上下保而按使之嘉名又符於蓮花峰下發源之絪寒則尤有冥會之感而又感先世之風流文采顯晦有時於是乎備言之　崇禎强

圍單閼觀之下澣府君八代孫時烈序

月沙集序 戊辰三月

易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說者謂君臣父子各止其所此則聖人之文也下此而如鄭國之辭命既見稱於聖人而朱子亦善其能說義理則其爲數世之福也信矣又孔子嘗歎二代之文獻無徵而然而又曰有宋存焉蓋觀於正考父得商之名頌以祀先王而孔子得以編於詩後則豈亦洪範微子諸書亦宋之自出耶蓋有獻然後有文鄭之辭命徵東里諸人則能草創而潤色之殷商之季苟無微箕膠鬲諸賢則其遺俗流風可得以存耶其在我 朝則月沙李文

忠公諱廷龜字聖徵其殆庶幾乎公自在小官已掌
絲綸以至　仁祖改玉之後國家多事權經交互而
公發之容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蓋彬彬乎昌矣而
其義理則必主於典謨雅頌參之以左國公穀故苟
考信於六藝之文者雖刻薄如申韓縱橫如儀秦莫
不心服而口唯焉最是　萬曆戊戌辨誣奏文辭嚴
義明名正理得　天朝諸大人開納敷奏　神宗皇
帝洞照冤枉快賜伸雪　聖謨神翰炳如日星微公
此文則數千里箕子之邦將未免於夷虜禽獸之歸
矣最功定次誰與競哉雖然爲是者有本有源觀於
宋御史幕中大學講語可見公之學問而其學一主

於洛閩而靡他也故御史雖主象山陽明而於公之論說不敢剖擊至於補亡之章朱子實用廉頗趙卒而御史亦且肯從公說不敢疑貳而其終不回頭者惟經一章改親爲新而已然則公之學之正而不撓奪於異端者如何也嗚呼公之　帝庭奏文一出而華夷逆順皆得其止此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大學講語一出而章句訓詁各得其止此乃聖賢之宗旨孔門之衣鉢也是雖不可遽議於文明以止之域而抑其所止者亦不可謂不大則其餘小者因亦可知盍觀於栗谷先生之狀文乎今人大都曰知宗栗谷而其知之眞信之篤而形容盡者未有如此狀

者也蓋學得其正然後命辭無差命辭無差然後吾乃沛然矣嗚呼觀此數篇論議則其爲文獻何如也雖百世可徵也是宜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使與天壤終始可也始門人崔有海刊其全集於公山今已壞亂不可次第公之孫判書翊相弼卿奉其先旨與其堂姪喜朝等亟謀重刊而老峰閔相公鼎重大受實贊斯役焉其意蓋曰宇宙間此等文字自不泯滅然六籍之傳尚有賴於剞劂之功則今茲重刊之役正不可緩也云弼卿諸人猥以問序於余余曰序不必多矣　中朝大雅　本朝名公皆已發揮矣惟茲辨奏數文字無甚表章其在今日表章之尤不可已也

何也世衰道微詖淫邪遁塞路滔天尊周之說爲天下所諱而朱子之學或不免觝排公之文獻尤豈可任其埋沒不以新一世之耳目哉曩也悉索弊賦之時清陰文正公引用奏中萬折必東語公誦於朝而天之經地之義民之彝燦然復明於世嗚呼百世之後復有能徵如文正公者乎不但爲數世之福而已否乎或將曰於止知其所止乎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噫著雍執徐日恩津宋時烈撰

花浦集序

余既爲花浦先生述墓文矣嗚呼三綱不淪矣九法不斁矣今其宅相沈使君廷耆台叟氏以文集若干

卷來屬余爲玄晏嗚呼他作或可爲於此作豈可易爲乎以此敬辭則台叟氏泫然而泣曰此吾先妣志也先妣手自裒集耿耿蘊結於心者唯此一事而已今又不成則吾何以藉手而上吾母之墓乎余亦潸然而更思之先生既節支宇宙名懸日月豈待文字而徵於千百歲之後乎然文字之出於先生者則誠不可泯滅也人心易泯平人以下常時豈能存存於天理良彝哉若見此文字則必炳然而心明躍然而心起矣此豈可不傳於人人哉況今世不徒不慕成仁取義之事而或見排抑則並與吳尹二先生而入人齒牙覩此而猶不革其見識則此眞禽獸也奚足

與言是非哉況台叟氏先妣之誠孝足使豚魚感動其有台叟氏也宜矣此尤可以光扶　聖教矣嗚呼慨世道之益衰懼斯文之愈斁遂垂涕而爲之書如此今　上十三年贈先生謚以忠正季輝忠烈成伯忠貞竹窻李公諱時稷忠穆洎余從兄宋公諱時榮忠顯嗚呼　聖學高明知所先務如此詖淫邪遁之說庶幾熄矣嗚呼休哉　崇禎己巳春德殷宋時烈書

朱子大全劄疑序

退溪李先生手抄朱子大全簡牘爲二十篇名曰朱子書節要而又有記疑一册以釋其冐叅難解處以訓蒙士其功大矣其後文肅鄭公又爲酌海八卷行

於世盖節要之羽翼也看此二書前日望洋於大全者可以由約而盡乎博矣顧惟記疑之書止于節要而酌海則闕焉余與孫疇錫嘗欲續記疑通釋酌海而因以及於其餘以自備遺忘而惟僭踰是懼稟議于文谷金相國則相國喜聞而許其相助余乃隨所劄而奉質焉則其所訂誤補漏極其精博而間或有其伯仲谷雲止堂一二議論盖此三公文正先生之嗣孫而先生嘗以朱子所註周子書講論於八十歲之後則可謂好之篤而老而不衰者歟盖栗谷先生之學專主於考亭而其沒後碑文諸意欲屬之文正則其所學所尚因亦可想矣今茲相國兄弟實得家

庭之淵源故於斯役也拳拳如此也編帙粗成乃屬友人權尚夏致道俾與相國胤子昌協仲和同其梳洗而余益衰老不能復致力矣噫比來斯文之厄極矣大全文字先爲黑水所汚鑱而世人不以爲惟而反有信從者蓋世人不知故不好不好故皆爲異言所汨亂也萬一此書終不爲笆籬邊物則安知不有因此得其門而盡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也　崇禎己巳春德殷宋時烈序

論孟或問精義通攷序

論孟或問朱先生於淳熙丁酉歲與集註一並編定者也集註則復加修刪益以精密而或問則先生慮

學者繳繞文義轉而趍於薄故未嘗出以示人矣時有書肆人竊取而刋行者先生亟請縣官追索其板于而不出然其辨釋取舍於毫釐間者實與集註互相發明其有關於聖學也大矣我　朝得或問書刋行久矣然苟無精義則未知或問所以論辨去取者是爲何事是如有稱而無輕重有尺而無短長矣余爲是之病求得精義者殆四十餘年而終不能得焉求諸燕市則舌人每以偏求不得爲解矣歲在　崇禎丁卯左侍郎李公選奉使於燕市諸書肆而歸其爲斯文之幸孰大焉亟取而附諸或問逐條之下使讀者便於通攷斯蓋中庸之書或問輯略之凡例也

然後始知或問所謂某說之善矣云者如是故取之所謂某說之可疑云者如是故舍之其去取之權衡尺度如指諸掌正如春秋之經必以傳爲案者也嗚呼集註之書雖極其精密然不以此書爲之羽翼則終未洽如程子所病矣苟能相說而解浸浸濃郁則可知先生纂集嘉惠之本意而當時索扳不出之心亦不可不知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九十一